



萊蒙托夫 著

梁 啓 迪 譯

逃 亡 者

47

-9

東北書店印行

879.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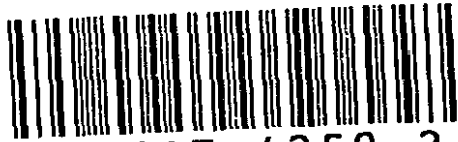
516-9

2

逃 亡 者

萊蒙托夫著

梁 啓 迪 譯



3 0617 4250 2

東 北 書 店 印 行

目 錄

譯者的序

萊蒙托夫評傳…………… 愛欽巴穆……………	1
偉大天才的出現——萊蒙托夫……………	2
苦難的兒子……………	5
開始迷入詩歌的境界裏……………	9
踏進最高學府——莫斯科大學……………	14
近衛學校妨礙了詩人天才的發展……………	21
第一次被流放……………	26
又到高加索去……………	32
十二月黨悲劇最後的一幕……………	38

萊蒙托夫代表作

給都爾諾夫……………	46
給友人們……………	47
故事詩……………	48
我的惡魔……………	52
孤獨……………	52
春……………	52
天使……………	53
孤帆……………	54
蘆笛……………	55
囚犯……………	57
懸岩……………	59
祈禱……………	60
再會吧、污穢的俄羅斯……………	61
孤松……………	62
夢……………	63
逃亡者……………	64
波羅金諾……………	70
童僧……………	75
附：萊蒙托夫年表……………	102

萊蒙托夫的名詩『波羅金諾』這是我的『戰爭與和平』
的種子。

L • 托爾斯泰。

我不知道有比萊蒙托夫再好的文字了，我是這樣做
着，我把他的散文像學校裏做學生時候那樣的把一句一
節地分開來，我再照樣學着寫。

——A • 契訶夫。

譯者的序

萊蒙托夫這位俄國詩人的名字，在今天，我們的讀者對他總算是不陌生的吧？有許多人在求學時代，已經念過他那『惡魔』的詩章，或他的名著『當代英雄』的譯文。這位年青的詩人——普式庚的繼承者，是從淚裏生長，由苦難中拚出來的。

一般人常談起拜倫對萊蒙托夫的影響問題，不過那是熱情的空想，和對當代社會的深刻的侮蔑以及對豐功偉業的企望等等的拜倫的特色，和萊蒙托夫互相吻合而起共鳴罷了。我們不可否認，萊蒙托夫的名著『當代英雄』是帶有拜倫式的那種浪漫主義的色彩；但是那種浪漫主義的色彩和拜倫主義的模倣完全是兩樣的。因為這本小說是從放縱的批評社會和人物觀察出發的那種深刻的解剖，辛辣的嘲笑，和表現它們的熟練的寫實法，都在它裏面裝進了豐富的近代的情調。

從浪漫主義出發的獨創的天才，萊蒙托夫的確是普式庚的繼承者，要說普式庚是一個以平靜溫和的客觀的態度，去實地觀察生活現象和把人類心理更形象化的藝術家的話；那麼萊蒙托夫就是在主觀上想要把自己內心的混沌的苦悶，不安和焦躁，強有力地表現出來的叛逆者型的藝術家。如果說普式庚創作有博大的飽和力的肯定人生的藝術的話！那麼萊蒙托夫的創作，就可說是對於人生的詛咒和挑戰的藝術。萊蒙托夫的精神傳授給戈哥里，萊斯退益也夫斯基等的偉大天才，形成俄國文學強有力的一支流。列夫，托爾斯泰與契訶夫和這一支流有着不少的關係。

萊蒙托夫在當代詩歌的地平線上是一顆新的明亮的星。他的詩歌是屬於人民大眾的，正如俄國大文藝批評家伯林斯基所說：

『在不久的將來，他的名字在文學上將成爲人民的名字，他的詩歌的和諧的聲音，在人民大眾日常生活的言談中都可以聽到的。』這些話早已經被證實了。

在尼古拉一世的時代，萊蒙托夫會感到孤獨而單調。他想到：

在世俗的喧噪中，
聽不到
那從火焰和光亮裏面
誕生出來的知音。

可是，俄國人的新生代，都響應了反對奴隸和老爺們的俄羅斯，反對農奴社會，反對被萊蒙托夫的創作上烙印了沙皇制度的詩人的熱情的抗議。萊蒙托夫的一生，寫過很多的抒情詩。在他的詩裏，曾鞭撻過『沙皇的俄羅斯』，同情過爲沙皇暴政所奴役的高加索山民，更有不少的詩篇充滿了爭取自由的呼籲和讚美偉大的『人民的俄羅斯』。真的，萊蒙托夫對當時的社會充滿了愛與憎，懷着一種美妙的憧憬和崇高的理想。蘇聯消息報對這位年青的詩人有過這樣的評語：『詩人的深刻而有力的愛國主義，已找到了自己的途徑——革命的途徑。這革命的途徑，把那優秀的俄國人引爲恥辱的沙皇的俄羅斯，變爲現在整個前進人類引爲光榮的俄羅斯了。』

× × ×

這本冊子分爲評傳和詩代表作兩部份。這都是根據俄文本萊蒙托夫全集翻譯出來的。關於詩代表作這一部份，是從他的全集裏每一個年代的作品當中選譯出來的。有的曾零星發表於報端副刊和雜誌上，有的是新近才翻譯。談到譯詩，的確不是容易的事體，像翻譯『童僧』一首，總共不過二十六節，却整整花了半個多月的時光。我認爲：譯詩是辭句第一要通俗化，但更要形象化，這樣才能使讀者得到一個明確的概念。

這本冊子經鄭伯華兄校閱過，同時對幫忙過我的朋友們，謹此一併衷心致謝！

最後，譯筆如有不妥的地方，希望讀者不吝指正！

一九四五，六，一五於昆明。

萊蒙托夫評傳

一 偉大天才的出現——萊蒙托夫

一八三九年伯林斯基寫信給國外的斯太契維支說：『在俄羅斯出現了一位新的偉大的天才——萊蒙托夫』。在一八四〇年他又寫信給包特欽說：『膽大地告訴你，我認為在我們年青的一代將要出現第三位的俄國詩人，普式庚死後唯一的繼承者。』

萊蒙托夫的出現確是普式庚的真正繼承者；而不是他的模倣人：他不是跟隨普式庚，他自己會找到俄國文學一條嶄新的道路。可是伯林斯基當時評價這位天才的偉大，自己還不肯相信自己的希望（很害怕說）——不僅由於很難代替普式庚的地位，但也由於當時俄羅斯的生活很少能使這些新的天才的出現和發展。他的恐懼已經證實了：萊蒙托夫不到二十七歲就去世，那時還來不及出版他的詩選集和小說集『當代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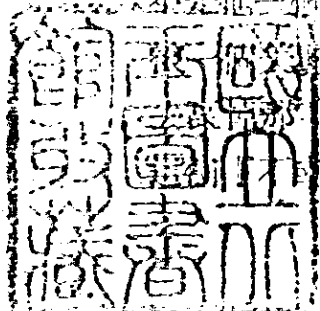
在尼古拉時代文學殉道者的傳記上又增添了一個名字。每一位深思遠慮的觀察家都很明白，萊蒙托夫的死也不是偶然的，正如普式庚的死不是偶然的一樣。尼古拉政府自從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之後，就開始對進步的貴族階級份子施行暗殺。被犧牲者的名冊每年增加：雖然肅清了十二月黨人，可是十二月黨的思想仍繼續存在着。普式庚的被流放的亡友巧黑爾比克於一八四五年曾寫了『俄國詩人的命運』的詩篇；他獻給雪列也夫開頭的幾行是這樣寫：

不是他一個人；另外一些友伴正踏着他的血跡前進，

被一個美麗的幻想所誘惑了，

不幸的命運……

『不幸的命運』的結果還停滯在十九世紀三十和四十年



代。進步的貴族階級陷進悲慘的環境裏。從死裏逃生變爲流亡者的黑爾欽（一），後來他描寫貴族革命者對勝利的一切希望已喪失了的情景。『我們之中，誰也不願逃出這佔有地球四分之一土地的監牢，逃出這個各處都有警署長的——奇特的帝國的最高統治者。而這些最高的統治者——不就是皇族的暗探長嗎？……我們現在除非用俄羅斯革命思想的發展來觀察整個俄國歷史，否則我們在失望的時候沒有理由躲避或懺悔的；爲了他們，我們得付出更大的代價來讓步，他們是我們的真理，是我們的抗議者，他們救濟了我們。』假如萊蒙托夫也像黑爾欽那樣死裏逃生，那他也會寫出最後這幾句話。

詩人魏涅維丁諾夫於一八二七年自殺，當時他不過二十二歲，黑爾欽這樣寫道：『魏涅維丁諾夫不適合於生存在新的俄羅斯的氣氛裏，應當還要多鍛鍊，來忍受這個黑暗時期的氣氛；從幼年時代起應當習慣於這種尖銳的寒風的襲擊，要能勇敢果決，沉醉於真理，忍受一切的痛苦，忍受每天所賜予的侮辱；從幼年時代起就不要過於激情，而要含蓄——相反地，而心靈裏却要埋藏著憤怒的火種。從愛裏要學會憎，用人道主義做出發點來學會蔑視；當手足被鎖鍊的時候要昂起頭來，表示最大的驕傲。』黑爾欽不僅是用這些話來描寫自己，而且也描寫萊蒙托夫，他時常逐字地念他的『惡魔』的詩句：

永遠地悲憫，不作任何奢望，
一切都明白，一切都有所感覺，
一切都極端憎恨，蔑視這世上的一切！

黑爾欽把這特殊的幾行詩句獻給萊蒙托夫，稱讚他爲『整個世界都屬於我們這一代』的詩人，就是十二月黨人被消滅之後著名的貴族革命者的一代：『我們這一代參加十二月十四日事變是過於年輕的。這偉大的日子召喚過我們，我們只看見了刑場和流放。我們含淚沉默，我們學會了集中於一點，蔽隱着自己的幻想

——怎樣的幻想啊！那不是文明自由主義的思想，不是進步的思想，而是懷疑，否定，惡意的思想。習慣於這種感覺的萊蒙托夫像普式庚一樣不能在激情之中拯救自己……勇敢的，悲壯的思想任何時候都離不開他的腦海，——這種思想已湧進他整個的詩作裏，那也不是想用花朵來裝飾詩歌的抽象思想；不，這是萊蒙托夫的反省——這是他的詩，他的苦痛和他的力量。」

這些話是很重要的；在某種程度他們補足了我們對「被迫沉默」的萊蒙托夫的認識不夠，我們沒有他的日記本，沒有他更多的信件，沒有他的朋友們給他的信件，甚至沒有完善的，內容豐富的生平記錄，大概信件被遺失了，而生平記錄也不便記載，因為不能說真話，甚至萊蒙托夫的知友拉也夫斯基也默應了這點。關於萊蒙托夫的材料我們知道得很少，他的歷史的手本有着各種各樣不同的描寫法，這些都是具有觀念論的傾向的。

實際上要追索萊蒙托夫的唯一根源，了解他的人格，需要讀伯林斯基的論文和信件以及黑爾欽的記述文，這些當代人瞭解了他的字彙，行爲和死亡的真實的歷史意義。

二 苦難的兒子

黑爾欽說「從幼年時代起應當習於這種尖銳的寒風的襲擊」，以及「……不要過於激情，而要含蓄」，他好像直接暗示當時萊蒙托夫幼年時代的特殊環境。

從幼年時代起萊蒙托夫已是家庭悲劇的目擊者（後來也是參加者），他的家庭悲劇的發生到現在還是一個謎。他還是小孩的時候，已經是外祖母和父母之間不和睦的根源。

萊蒙托夫的父親猶利·彼特羅維支是一個小貴族，曾在軍隊裏服役過，當過彼得格勒陸軍第一軍官學校的教育員。一八一一年當時他不過二十四歲，大概是因病而退休，回到克羅勃駝夫的小田莊（這是屬於都爾省葉佛列莫夫斯基縣）。隣近有一塊阿爾沁葉瓦的瓦西爾也夫斯基領地，寡婦葉里薩維達·亞列克謝也夫娜·阿爾沁葉瓦和她的女兒瑪麗亞，米哈依羅芙娜也一道來到那裏；他們認識之後就結婚，不管母親認為這種婚姻是不平等而起來反對的，阿爾沁葉瓦是從與高等社會有關的斯托雷平富貴之家出身的。而猶利·彼特羅維支·萊蒙托夫不過是一個「退休的上尉」軍官和小地主而已。不難猜想得到，基於這點而開始了家庭的爭吵，這種爭吵的結果特別來得更尖銳化。這是他們的婚姻不幸福的一種表現。

萊蒙托夫在一八一四年十月二日夜間（照舊曆計算）生於莫斯科，是年年底他們全家遷到外祖母別雪的田莊——塔爾汗（屬於車姆巴爾斯基縣）去。一八一七年二月當時他不過兩歲多，他的母親已經死了。她早死的原因我們不知道，但毫無疑義，她是遭遇到某種悲劇事件而死的！關於這點在一八三一年萊蒙托夫

詩作裏有幾行已經證實：

我是苦難的兒子。

我的父親到死還不得安寧。

我的母親在眼淚中消失了。

在母親還沒有死前，父親拋棄了家庭而獨自生活。萊蒙托夫的詩句『我是苦難的兒子』含義很深；很明顯地，在雙親的生活之中，和互相間的關係一定有什麼不幸的事件。

猶利·彼特羅維支的妻死後，他想把自己的兒子帶回克羅勃陀瓦利去，可是外祖母提出抗議，要把他留在自己身邊。一八一七年夏，阿爾沁葉瓦的親近人斯別拉斯基寫信給她的哥哥亞爾卡支·阿列克謝維支·斯托雷平（二）說道：『新的不幸等待着葉里薩維達·亞列克謝夫娜：猶利·彼特羅維支要自己的兒子還留住兩年。據說這小孩子瘦削不堪。』父親和外祖母多年來的訟事就這樣開始了——萊蒙托夫長到十六歲的時候，他逼得參加那次的訟事。從他某幾篇的詩作中，特別是含有自傳性的一八三〇——一八三一年的劇作裏可看出來，很明顯地，在敵對的雙方他的處境是痛苦和困難的。

在萊蒙托夫年青時的眼裏，父親是一個苦難人，他不僅直接受到外祖母的非難，可也受到『上流社會』的指責。這當父親死後，一八三一年十月間萊蒙托夫的詩作中看出，這不只是對家庭間不和睦的暗示，但也是對父親成為『故鄉的流放者』的處境的暗示。家庭的悲劇在萊蒙托夫一八三〇年的劇作『人們和苦難』裏表現得最明顯的。他當年已滿了十六歲，大概是出於父對子是關係法律上的問題。當然不能完全利用這個悲劇來作為文件上的材料，可是父親對外祖母問題之間的關係是毫無疑問的。關於這個問題不僅是當代人對這劇作（革羅莫瓦——外祖母，尼可拉依·米哈依羅維支·伏林——父親及其他人物）的指示已有見證，可是萊蒙托夫在悲劇（一八三一年）——『陌生人』序言裏的表現

也已經證明：『我決定用悲劇的方法來說明長久使我和我的生活不安的真實事件，這事件使我很感興趣。我所描寫的人物都取自現實生活環境裏的。』很明顯地，這些話是聯到第一個悲劇：事實上第二個悲劇的出現就是第一個悲劇的化身。

悲劇的開始是以女僕且里亞的口述作為憑證，這現實的事件是需要事實來引證：『我還是小孩的時候，好像我們的貴族夫人的女兒瑪麗亞。米哈依羅芙娜已死去了，只留下一個小孩。大家都好像瘋人一樣放聲大哭——尤其是我們貴族夫人的悲痛是超過所有的人。然後她請求給她留下外孫猶利。尼古拉依支——最初父親不同意，最後大家規勸他，當時他就留下他的兒子獨自回到故鄉。結果他又轉回到我們這裏來，這種傳說是從善人們那裏聽來的，他把猶利，尼古拉依支從我們這裏奪去了。從這個時候起他們就不和睦。』僕人依凡回答這件事，也明白表示萊蒙托夫自己的意見：『好的，尼古拉依·米哈雷支是個好人，他可憐自己岳母的苦衷。假如換上另一個人，他就不願留下自己的小孩。』且里亞以萊蒙托夫從外祖母聽到的話來回答：『我可以見到他，假如他養他——連他自己的生計都沒有辦法，他想充闊佬，爲了這小孩學習幾種外國語一年要付出四千盧布，他能擔負嗎？』悲劇的主角大學生猶利。伏林對久不相見的朋友敘述自己心中的苦痛，除此之外，他還說：『你知道，我的外祖母——我的教養者和我的父親會發生過激烈的爭吵，這完全使我意志消沉下去。』外祖母和父親爭吵的場面還繼續表演下去——萊蒙托夫曾是這種場面的目擊者：『我在這裏好像是雙方爭奪勝利的分贓品，每個人都想佔有他。』猶利。伏林自述道。

這些事實和萊蒙托夫的家庭環境相互一致已經確證了，除此之外，是一八三一年元月間他父親寫成的遺囑。這裏有他給兒子的短簡：『感謝你，我的寶貝，爲了你對我的愛和深切的關懷，雖然我和你一道生活缺乏安慰。我和你分離的原因，我相信你明

白，你並不是爲這非難我。我願意和你保持關係，雖然我對自己的同情心已經喪失。上帝還勉勵我，或者我認爲自己沒有失掉自尊心。請你相信你的外祖母，在深思遠慮之中，我把栽培和教育你的權利交給她，這是我的苦衷。我應當保持沉默，當我看見了對方，我要避開這種太過於不愉快的事情。告訴她，她對我的不公正我常感到而且可憐她這種的誤解，但很明顯的，她把我看成是自己的敵人，當我準備用全部心懷來愛她，像我尊敬過的女人自己的母親一樣！」

母親死後，這個家庭的悲劇就開始了，無論這是什麼動機，原因，結果和詳情，一清二楚地：兒童時代的萊蒙托夫感到自己家庭環境的錯綜複雜，他一想到這個就極端痛苦了。

三 開始迷入詩歌的境界裏

一八二七年秋外祖母遷往莫斯科，一八二八年萊蒙托夫進了莫斯科大學附設的貴族子弟寄宿學校。他這時爲詩歌所迷惑了，而開始從事寫詩。他的堂兄弟阿·尙·吉利到莫斯科就學，回憶道：「我在米舍爾（萊蒙托夫幼年時的稱呼）那裏第一次見到俄國詩：羅莫諾索夫的，節爾撒維的，基米特里也夫的，阿雪羅夫的，巴諸什可夫的，克雷羅夫的，米爾夫斯基的，奇茲羅夫的和普式庚的；當時米舍爾對我念了自己的作品「給×××」（三）的八行詩，這使我很感興趣，這八行詩的辭句是什麼意思？爲什麼又用三顆小星？」

在詩文學上拉依支是萊蒙托夫第一位領導者，他在自傳裏說道：「近年來在貴族子弟寄宿學校的生活中……在我領導下有幾個青年踏上了文學的道路，像萊蒙托夫，斯特羅夫羅夫，可拉車夫斯基，亞古波維支及斯特羅夫。我用米可夫斯基的文學作品爲基準，給寄宿學校的學生成立了一個愛好祖國文學學習會：每逢星期六他們聚集在我的房裏或學校圖書室裏作爲會議廳」。萊蒙托夫也回憶起拉依支，大約於一八二九年的詩作『俄羅斯的旋律』裏，他給他的便條：「我虔誠地把這劇作獻給拉依支，爲他的誠懇和仁慈的心懷，我敬愛的友人，他是我自始至終的友人。」拉依支是當時著名的詩人和『加拉蒂』雜誌的發行人：大概經過他的關係萊蒙托夫認識了『莫斯科使者』雜誌裏的職員舍魏列夫。根據一八二九年他的詩作，萊蒙托夫聚精會神地讀過這種雜誌，而且從裏面採取了一些主題和字彙。一八二九年他將收集了四十首詩，他把這些詩抄在特別本子上，題名爲：『小詩集』（一八

二九年於莫斯科)。打開這個本子的第一首詩『獻詞』（朋友，我的任性繆斯的果實），這是獻給沙布羅夫友人，而末尾的詩作是給友人都爾諾夫。除了這本『小詩集』之外，還寫了一些敘事詩：『切爾克斯人』『高加索的俘虜』『科爾撒爾』，『犯人』以及『惡魔』的初稿。

在他初期的作品之中，從各方面的材料可以找到許多模倣性的和外來語的源泉，但在他每首詩中都寄予自己深沉的感情和表現力。無論選擇那一首詩，譬如『信』這首詩的產生，是通過他內心的體驗和對辭句特別推敲，才有下面的詩行。

一聽到軍樂聲，
看見他的蒼白的臉龐：
那飄浮不定的陰影出現了，
痺癱的目光引向你們的道路上！

詩作『祈禱』（萬能者，不要寬恕我）的驚人成功，也許是受了維涅魏丁諾夫的『我的祈禱』的影響。這首詩可以列入最成熟的作品裏面——它的字彙，措辭和韻律是最嚴密和最結實的：

那微妙的火焰已經消失，
所有燃盡了的香木
把我的心變成像一塊鐵石，
留下一隻貪婪的眼睛：
上帝，讓我
從讚美詩的可怕的渴望裏獲得解放，
那時我再向你
踏上救世主的擁擠的道路。

這本集子構成的成份很顯然！確定了成熟的抒情詩的基本主題，這裏有另一種悲劇的主題的結局，也有以拿破崙為主題，也有以『惡魔』為主題，也有以幻滅為主題（你相信，那不肖之徒是這裏社會的幸福者），也有以農奴鬥爭為主題（土耳其人的

控訴)，在他初期的詩作的動機裏這種消沈和憂鬱不是往傷感和悲哀的趨向發展而是對自己的命運具有社會哲理的探討。在『土耳其人的控訴』之中就採取了政治方式的刺激性，使我們會想到萊蒙托夫在這個時候已熟悉十二月黨人的詩歌，認識了自己的思想是和他們相互一致的，史詩『奧路革』（一八二九年）的完成是會受到雷列也夫『杜馬』的影響，一八三〇年的短詩和史詩的原稿裏成爲諾夫哥羅德城十二月黨人的特殊主題和爲『瓦基姆』（四）的自由戰士的英姿——雷列也夫曾歌頌過的那個『瓦基姆』——年青的普式庚準備寫的那幕悲劇。

在萊蒙托夫早期的詩作裏，已表現出和十二月革命黨人的思想和主題有關聯，由於家庭環境的某些關係；他在一八二五——一八二六年大約已經知道了關於十二月黨人的事件和他們的命運，外祖母的兩兄弟，一位是德米特里·亞列克雪也維支；另一位是亞爾卡支·阿列克雪也維支·斯托雷平，他們和十二月黨人革命運動有密切的關聯。因爲他不能受磨折而早逝世了；亞爾卡支·阿列克雪也維支（雷列也夫的朋友）死於一八二五年春暴動之前，德米特里（別斯車爾的朋友）突然死於一八二六年正月三日——是在加緊逮捕的時期。十二月黨人別斯都舍夫在審判委員會的審問中說道：『已逝世的議員A·A·斯托雷平曾擁護過秘密的團體，所以在當時的情況之下他跟他們是在一道的；還要注意到斯托雷平的家是和莫爾德維諾夫（五）有關係的，假如一旦得到勝利，十二月黨人把他認爲是未來臨時政府的官員。斯托雷平是和莫爾德維諾夫的女兒結婚；雷列也夫於一八二五年以寡婦斯托雷平娜爲題材，寫了一首談到她的孩子們的诗：

讓鄉友蔑視他們
以爲他們是潦倒鄉僻，
可是他們用滿腔的憤怒
來憎惡那不公平的事件；

在青年們的大集會裏，
我們看見他們驕傲萬分，
而我敢這樣說：
你們知道不？
他們的父親——斯托雷平，
外祖父是莫爾德維諾夫。

這首詩於一八二五年登載在『北國蜜蜂』雜誌上，當時萊蒙托夫也帶着幾分的驕傲讀到它：因為他就是斯托雷平的親戚。

斯托雷平的家庭（其中有萊蒙托夫的外祖母）充分地表現體驗了那些暴動的事件，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之後，使人難以相信十一歲的小孩也知道當時這些暴動事件，知道十二月黨人的思想，知道徒刑和流放。外祖母和她的兄弟們，和他們的家庭都很接近：斯托雷平的兒子阿列克雪依，是萊蒙托夫幼年時的友好（最後他以綽號蒙哥而出名），於一八三〇年萊蒙托夫住在雪列德尼可夫城斯托雷平的領地（在莫斯科附近）和外祖母過了一個夏天——那個夏天他寫了許多政治詩，其中有『豫言』一首。當年秋天他寫了一首詩『諾夫哥羅德』『雪地上的子孫呀！斯拉夫民族的子孫呀』，大約是對那些被流放的十二月革命黨人而寫的，這首詩是成爲史詩『自由的後代子孫』的胚胎；完全是以雷列也夫의思想和文體而寫成的。

萊蒙托夫思想上的發展是複雜的，無疑是受了一八二五年的事件和十二月黨人最後被毀滅的影響。回憶起十二月十四日未完成的詩篇『兒童們的故事』（一八三九年）很明顯地，——其中的一節是描寫夜的彼得格勒（即現在的列寧格勒——譯者）：

宮殿的圓柱像黑影似的
默默然擠在兩岸，
寬闊的台階
浴沐在花崗石的門庭的白沫裏；

海浪把往年不幸的事事的

殘痕沖滌了！

這些命運的殘痕留在三十歲的革命青年的心裏永遠沖滌不掉
啊！

四 踏進最高學府——莫斯科大學

一八三〇年春貴族子弟寄宿學校已經停辦了，並把他改爲普通一般中學。根據政府的命令宣佈：『彼得格勒大學和莫斯科大學附設之貴族子弟寄宿學校之存在與今日新教育制度之組織系統內規定未符，並有礙於各大學內貴族青年之基本學習』。很明顯地，這並不是關懷於所謂『基本的學習』，而是這些子弟寄宿學校會利用功課的一些自由來反對尼古拉的『政治制度』。

萊蒙托夫到十六歲時，他有權利進大學。當年夏天他到雪列得尼可伏城，準備秋季參加那裏的考試。可是並不因此而中斷研究他的詩文學；相反地，就在一八三〇年夏，萊蒙托夫還讀了不少的詩集。當時有一位年青的女郎蘇施可瓦和她的女友魏列沙施娜一道來到雪列得尼可伏城；在她的日記本上回憶起當年夏天的情景：『每到星期日我們到雪列得尼可伏城裏作彌撒（作禮拜）；並在斯托雷平家裏逗留一天。別人很愉快地見到那位老太太亞列克謝夫娜誇獎自己的外孫萊蒙托夫；她是一個可憐人，飲盡人間的辛酸，留下米舍爾來安慰她，伴隨她的殘年，她爲她的外孫而生活，任隨他的所好，他們不過於誇獎他，也不過於痛愛他，外祖母（我們都對她這樣的稱呼）很愛他，我對她豫言這個聰明的孩子將來是成爲一個偉人。莎舍迦（即魏列沙施娜）和我對待萊蒙托夫正像對一個小孩子一樣，雖然對於他的聰明才幹作了很公正的批評。這樣的態度激怒了他，他在我們面前談到年青人的遭遇，對我們振振有詞提到普式庚，拉馬爾丁，他和偉大的拜倫是不可分離。』

一八二七年在拜倫影響之下解放出來的普式庚寫道：『拜倫

是拋棄了對世界不公平的觀點和人性，而迴避她，沉浸在自己狹隘的境界裏。」拜倫的懷疑論，他的諷刺語，他的暴風雨似的革命的個人主義——在十二月黨人那時期之後，年青的萊蒙托夫對這一切特別瞭解，他讀了拜倫傳之後更感到親切：

我是年青的，可是在我心裏沸騰着許多聲音，
而我想趕上拜倫：

我們有着同一的心，同樣的苦難，
啊，假如我們也有着同樣的運命！

.....

正像他一樣，我徒勞地尋求安寧，
但到處都被同一的思想所驅逐着。
回顧已往——過去是那樣的可怕，
展望將來——那兒找不到一顆親切的心！

萊蒙托夫向普式庚學習，從這時候起找到了自己新的道路。爲了使『高加索的俘虜』的終節戲劇化，把主題更悲劇化，而要文體更情感化。萊蒙托夫好像知道選擇在自己面前的歷史任務：精研普式庚的藝術創作，從這裏可以找到一條新的道路，正適應於新時代的氣氛，探索和思想。他扔開落伍的拜倫，而追上普式庚，他要求世俗的描寫，從抒情詩轉移到史詩。再從史詩轉移到悲劇，貪婪地研究着俄羅斯和世界的文學。

一八三一年他指出來的道路，得到了一個結論：

不，我不是拜倫，我是另外一個人，
我還是個未知的選民，
和他一樣，我是被世界放逐了的漂泊者，
但我僅懷着一顆俄羅斯的心靈。

一八三〇——一八三一年的創作很明顯地不是普通的收獲和努力。這幾年來將近完成了兩百首短詩，十首史詩和三個劇本。在子弟寄宿學校時期那些自由的氣氛決定了在詩作上對一八三〇

年法國大革命的歌頌，例如在『豫言』裏和在悲劇『西班牙人』之中都有這種的含義。悲劇『人們和苦難』裏的主角猶利·伏林到自己的友人莎盧茲基說：『我不是一般弟兄們認為是那種難於實現的，但是美麗的幻想所佔有的猶利·伏林，在自由同一的稱呼下的心靈都顫慄了，兩頰變得緋紅……真笨拙，你不明白我——你比我早兩年畢業於子弟寄宿學校，而不知道我發生些什麼事件。』伏林繼續解釋他已往發生的事件：『人們認為我對人類自由的愛是虛偽的——除了你，誰也不了解我。』這種對人類自由的幻想在史詩『自由的後代子孫』裏找到了自己充分的表現。

一八三〇年秋萊蒙托夫進了大學，可是拖延到虎列拉流行病減少之後——一八三一年元月才開始上課。大學時期的生活就這樣開始了。

他很快離開了子弟寄宿學校，
枯燥無味地仍然複習着ABC，
而他終於是個大學生，
驕傲地踏進學問的宮殿裏。

根據一部份同學證實萊蒙托夫是脫離了大學生群，不參加任何一個集團的。他甚至不認識大學裏有這一批同學，像伯林斯基，斯坦契維支，黑爾欽，岡查羅夫（六），很明顯的他沒有到過伯林斯基住的以十一號房著名的集會地點。大學生裏小組上的活動（柏羅索羅夫同學回憶起伯林斯基說道）在十一號房裏特別顯著；當時在文學上關於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爭論還繼續着，雖然對這個問題已有精深的研究和多方面的決定……在大學之間有古典派和浪漫派——彼此間激烈的進行筆戰……普式庚把我們引進那非筆墨所能形容的狂喜中。在年青的大學生裏伯林斯基是浪漫主義竭誠的擁護者，他在爭論之中，特別顯得熱烈誰反對他的信念，他就同誰拚到底。

萊蒙托夫不加入任何集團和任何爭論，這並不是說，能激動

大學青年的問題他是冷淡的。在劇本『陌生人』裏的主角有大學生，無疑萊蒙托夫是熟悉伯林斯基於一八三一年所完成的青年悲劇『得米特里·加里寧』。很明顯地，萊蒙托夫或者在讀物裏見到這個悲劇，或者讀到他的原稿。假如他不出現在大學生環境裏的廣大社交，那一定會正確地表現他自己成爲陰鬱孤獨的人。因爲他有他自己的大學生集團和自己的朋友群，像伏里瓦諾夫和施林等（史詩『自由的後代子孫』是獻給施林的），有過這樣的表現，他曾參加過一八三一年暴發的著名的『瑪羅夫斯基事件』。萊蒙托夫幼年後代的孤僻性是在特別的情況之下所產生的結果；一八三一年終這種孤僻性表現得特別明顯，當時新的悲劇的事件，使他的生活更複雜了。一八三一年的許多詩篇都是對И·Ф·Е（七）——對他變了心的愛人。這些神秘的字首被揭露了出來：萊蒙托夫是愛上了娜達爾亞·非多羅夫娜·伊凡諾夫娜，而用娜達爾亞·非多羅夫娜·薩哥爾斯欽娜的名字表現在『陌生人』裏。戀愛和無情的變心是一八三一年抒情詩的中心主題；用它來構成『陌生人』的題材。這種愛情的悲劇遺跡在信裏存在着。一八三一年六月間萊蒙托夫到住在莫斯科附近的伊凡諾夫娜的家裏（參看短詩『會見』）；在那裏大概有一個表白：萊蒙托夫知道娜達爾亞·非多羅夫娜·伊凡諾夫娜愛上了別人。他離開伊凡諾夫娜家裏回來之後，一八三一年六月七日他寫信給自己的友人娜波里瓦諾夫：『不，我的朋友！我們不是爲了世界而創造；我不能更多的寫給你：我悲痛，我傷心，每分鐘的眼淚都是濕漉漉的……我有過許多不幸的事件。』

新的悲痛又產生了另一幕新的悲劇：一八三一年十月一日萊蒙托夫的父親死在自己的故鄉，他當時已經四十四。據正式的證明是因肺結核而死的。可是這種死法也像母親的死一樣是值得懷疑的。在克羅勃托夫斯基農民之間會留下一種傳說，在一九二六年從八十八歲的老人的話裏記載下來：『猶利·彼特羅維支和斯托

雷平的外甥女結婚，當他是驢夫的時候，他到了什契列夫斯基的貴族夫人拉依薩·彼特羅夫娜那裏。她要他用餓死的方法來對待農奴，他不同意。當時他就被驅逐了，他死在什契列夫斯基。所有克羅勃托夫的村民都到那裏去，把他的屍體抬到施勃夫斯基教堂。在曠野上就埋葬了他。』無論這種傳記是怎樣無稽之談，但裏面却隱藏着一些真正的事實。在任何場合之下，父親死後，對飽經辛酸的萊蒙托夫是一個很大的打擊。父親是因為和兒子分離受着孤苦零丁而死的。在獻給父親的碑文上，萊蒙托夫寫道：

你給我生活，但不給我幸福；
你在世上是一個被驅逐者，
在人群裏你受盡了苦難……
而我們了解你是一個孤零人。

這樣，一八三一年是萊蒙托夫悲劇結局的一年。當年的抒情詩，劇本『陌生人』及史詩『死的天使』都已有證明。特別在碑文上的四行詩對自己發出這些悲聲：

是我最後安眠的時候了，
我在人間飽嘗辛酸，
在生活中被欺騙
在一切之中有愛也有憎。

愛人的變心是成爲一八三二年對 N·F·E 的一些詩作的主題，其中的一首爲這呼聲的總結。這詩篇開始的辭句是這樣：

我不在你面前低頭：
無論是你的慫慂，你的叱責，
都主宰不了我的心。
你要知道：從今而後我們是陌生人。

在這個悲壯的獨白裏和佛拉地米爾·亞爾別尼的獨白有許多相同的地方。在『陌生人』裏，也是兩個主題所構成：愛的主題和創作的主題。萊蒙托夫的抒情詩最初就建立在個人與總的主題的

結構上——與生活使命及生活行爲的主題上，與對全人類，全社會有關聯的問題上。在這方面詩作『一八三一年六月十一日』特別具有這種特質——表現出思想上的卓越力和多博覽的含有悲壯的哲學意味的獨白。

在『陌生人』和短篇詩作裏有一種暗示出一八三一年萊蒙托夫打算到國外去。佛拉地米爾·亞爾別尼的父親談及他將來要到德國旅行：『給伊凡諾夫娜的小詩』開頭一句是：『當我走到南國的晴空下』。這次旅行沒有成功，萊蒙托夫仍留在莫斯科，看起來境況是很困苦的。一八三一年到一八三二年間他真的進了大學；可是他把大學的功課列入第二個計劃。這個時期他任何信件都不保留。很明顯地，一八三二年六月間萊蒙托夫因家境的關係而向莫斯科大學呈請休學，並請求發給轉入彼得格勒大學的『適當證件』。魏斯車戈佛說：春季大考萊蒙托夫落第，把他降了一級；『萊蒙托夫有傷自尊心。他批評那些教授們像批評一些落後的，蠢笨的，無能的和頑固的人們一樣，很憤怒地永別了莫斯科大學。』薩吉列依沒有一句話提及考試，而只是說到另一件事：『以世俗的快樂而得到安慰的萊蒙托夫也就學習了功課，可是他在大學不久；由於某一種事件他和一個大學教授意見發生衝突，他必定留級。一八三二年終他和外祖母回到彼得格勒，返回故鄉。』

一八三二年八月間萊蒙托夫和外祖母一道終於從莫斯科回到彼得格勒。從彼得格勒他第一封信寫着這樣可疑的字句：『暴風雨又來了；暴風雨又過去了；而海洋結凍了，帶着掀起了的波浪結凍了！它保持着運動的和不平靜的舞台似的外貌，但事實上這比任何時候是更加寂靜的啊！』

五 近衛軍校妨礙了詩人天才的發展

萊蒙托夫進彼得格勒大學的希望已被打消了。他在莫斯科大學約渡過兩年的光景，而在彼得格勒却不能如願以償。他這種決定是突然而令人詫異的：進近衛軍校和近衛驃騎兵團。關於這，萊蒙托夫曾寫信給自己的堂妹魏列薩吉娜說道：「不容許我停留在莫斯科，正像不容許其他的人一樣，因為所有的各大學校內部都改組了，我害怕阿列克雪依那樣的用功，或者從一年增加到不可忍耐的三年，你當然知道我已經進了近衛軍校。」

當然，萊蒙托夫進近衛軍校不能得到什麼好處，可是有一種特權是毫無疑義的，他過了兩年就是一個軍官，據一八三一年——一八三二年他的信件裏，很明顯地，這種獨立自主的未來很迷惑了他，我們還要注意，在當時貴族社會的眼光中，當軍官是最自然和最適當的位置。把萊蒙托夫送進大學，大約在那些年頭外祖母的經濟情況是不大好的，家庭對他幼年時的看法是希望他成爲未來的作家，在任何情況之下，萊蒙托夫自己準備向着這種事業上努力，在詩作『陌生人』裏看得很明顯的。在悲劇『人們與苦難』裏萊蒙托夫描寫猶利·伏林的友好沙盧茲基也離開子弟寄宿學校，去投考驃騎兵，沙盧茲基對伏林的議論和控訴回答道：「我們是驃騎兵，來從事這樣渺小不足道的事情——我們的生命好比一文錢，因此我們來好好地從事它……聽着！爲什麼你不當驃騎兵——你知道，我們像弟兄們一樣有着嚴肅的生活。」當軍官的思想浮現在萊蒙托夫的腦海裏。在他回到彼得格勒之前，他的幾位同學從大學轉進近衛軍校，對他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他的好友阿列克雪依，在信件裏萊蒙托夫回憶起他也轉入了近衛軍

校。

有一件事使萊蒙托夫不安：學校和軍務都妨礙他從事文藝工作。『我自己不能想像，我的重要消息對你們發生怎樣的感想（他寫信給 M·A·羅普興娜說到這點），目前的生活對於我這個文藝兵，對我自己「不知遇著偶像」是帶着多大的犧牲，可是我現在是一個軍人』 A·羅普興娜給萊蒙托夫回答的信件明顯的說：

『對的，我的朋友米舍爾，我對你很詫異，你的轉變還不怎樣苦惱；因為你具有活潑的個性，當軍官不是苦惱的事……對於你的天才，你不必這樣恐懼，——誰愛好什麼，只要他經常和它接觸。』

萊蒙托夫進近衛軍校，一直到畢業時期還稱它爲『可怕的』。當時他已經是騎兵團的近衛騎手，會寫了憂鬱的信給羅普興娜（所有給她的信全都是用法文），信裏承認道：『我的未來——外表上看去是光明燦爛的，其實是荒漠而空虛。您應當承認，同時我更確信，對於我無論怎樣都得不到好處的，我自己在生活的旅程上帶着美麗的幻夢和錯誤的行動；或者說我是碰不到機會，或者說我是不够勇敢。機會有時可以找到，經驗和時間賜予您勇敢呀！……誰能保證將來的事情會怎樣，我把那青年的心靈一部份保護着，上帝很不湊巧賜予我，我的意志並不因期待而困憊，最後，我對生活上所受的刺激的一切並不感到失望？』這篇表白對萊蒙托夫整個的未來充滿了光明燦爛的前途。

萊蒙托夫從大學轉到近衛軍校當然是犯了錯誤和冒險的舉動，萊蒙托夫帶着哀愁地提到這點；他停留在大學裏，又無論如何『不能忍耐』這悠長的歲月，毫無疑義地，他和大學生小組很接近，四十年代許多重要的活動家最後都從這小組裏薰陶出來的。近衛軍校和軍務引誘他離開這個環境，但這對他並沒有什麼好處。

在近衛軍校萊蒙托夫沒有中止文藝上的學習。他的同學邁林斯基回憶道：『這時我們在軍校是不容許讀文藝書的，雖然我們

經常不能實行我們的計劃；但我們時常愛好讀書，常研究文藝，特別是在節日裏，放假之後每次都到萊蒙托夫家裏。見到他手上拿着這類書：拜倫的和英文原本W，斯各脫（八）的作品（萊蒙托夫知道這種文字）……這時他沒有寫過一些諷刺詩，可是只寫了一些普通的詩作。有一次在公院的談話中，他對我說過寫小說的計劃，他打算用散文的體裁來寫牠，而且打算把這小說分成三部。這整部小說是描寫葉卡車林娜二世時代——根據他外祖母敘述當時所發生的真實事件。我記不清楚那題材，不過我記得好像是以一個乞丐為這部小說的主角；裏面也談到愛情，但並不完全着重這方面，小說裏的主人翁和激情的女人的會晤，這件事的發生是和早年的詩人有關係的，他曾對我說過那件事，似乎是暗示某一個地方的「畢巧林日記」。邁林斯基進學校的年頭比萊蒙托夫稍微遲些，只是和他相識而已；大概萊蒙托夫寫成『瓦基姆』最初的三章是在一八三三年之後，也許是在一八三四年。這時他知道普式庚所寫的普加喬夫歷史小說。一八三三年夏，普式庚決定經過別欽多爾佛到連布爾革以及哈薩旅行搜集材料。普式庚在文藝小組裏決定從事研究歷史工作已成為衆所週知的事。這並沒有什麼稀奇，萊蒙托夫知道了普式庚新的寫作計劃——決定從尼古拉一世起寫到普加喬夫的暴動事件為止。因此，我們可以想像得到，萊蒙托夫想在普式庚的工作影響之下開始寫普加喬夫時代的歷史小說。

一八三〇年的政治詩及抒情詩（特別是『預言』一篇）和在『陌生人』裏農民的場面都指出農民革命的主題對於萊蒙托夫是非常親近，激動和重要的。『瓦基姆』這一部歷史小說是以社會衝突為根據的最初的一種經驗的結晶品（這種經驗是寶貴的）。農民革命的一幅廣大圖景已被展開了，引起地主們的動盪和不安。這裏很明顯的看出萊蒙托夫是具有十二月革命黨的思想。他描寫地主們不明白當時新的情況，農民對他們那種可怕的

復仇的普加喬夫運動：「受盡了痛苦的人們平時是馴服的，一旦得到自由解放，那就像小羊變成老虎一樣：被壓迫者變為壓迫者是要付出千百倍的代價的——當時敗北者是怎樣的悲哀呀！……十八世紀的貴族已失掉了自己從前無限的權力和支持他們的工具，不會改變自己的行爲；這就是產生普加喬夫時代的主要因素。」像在「豫言」之中萊蒙托夫豫言產生新的「普加喬夫運動者」的可能性，他們將來的聲勢是浩大的。

「瓦基姆」在文學方面表現出兩種散文體裁的聯合。萊蒙托夫對於這個顯然躊躇了。瓦基姆與歐爾迦在小說上表現的主要部份是出於史詩和題材兩者混合而成的散文詩描寫農民暴動和搜查地主巴雷津的情形又完全是用另一種方式寫成的，在對話裏表現出活潑的民族語言，而描寫事物也就最富於詩意和幽美的。這本書最初幾章和最後幾章不一致——在寫作過程中萊蒙托夫似乎從這種文體轉到另一種文體。這種躊躇的現象證明他自己思想上的不堅定性：瓦基姆的形像過於藝術化，思想上過於受約束。萊蒙托夫對於他的描寫是沒有可靠的具體材料。

一八三四年終萊蒙托夫畢業於近衛軍校，出來就充當驃騎兵團近衛旗手。他早就夢想到那種自由終於來臨了。一八三五年他在上流社會和軍人集團之中混了些日子——在跳舞會上追求女性。他在給魏列薩依娜的信裏說道：「我目前不是在寫小說，而是在做小說。」這時候他被羅普奧娜所誘惑了。

我們可以想像得到，萊蒙托夫這時已成了一個典型的驃騎兵，在上流社會裏佔了一個腳色，可是從他的信裏可見到他另一面：「您有時會使我更大的悲傷（他寫信給羅普奧娜提到這點），也許現在您希望用甜言蜜語來驅逐蘊藏在我心裏的諷刺，正像河水滲進了破船裏一樣啊！」萊蒙托夫寫信給魏列薩吉娜承認道：「假如您們看我，以爲我年輕兩三歲——我是怎樣一個幸福的，無所憂慮的自滿和滿足於現實的人；這種對比在我心底和

內表裏您不認爲奇怪的吧？」由這點看來，這個無所憂慮的驃騎兵充滿了冷諷刺和對世界不滿，他不願自甘墮入這種『好社會』裏面，他譏諷牠，用『充滿悲傷和憎惡的詩句』來反對牠。魏列薩吉娜在回信裏詰問他：『提到你的理想，在你自己的文章裏什麼話也沒有對我說過。我希望你能够繼續寫作；我想你有朋友們讀牠的，而且他們會好好地鑑賞和判斷，可是我相信，你還沒有找到他們所最愛讀的東西。』

萊蒙托夫是有朋友的。他有一位密友，他這個人和驃騎兵與上流社會的人物並沒有什麼兩樣，就是和萊蒙托夫住在一起的拉也夫斯基。關於他我們只從薩吉列依的報告中才知道：『他在軍部裏服務，曾在大學裏念過書，受過很好的教育，在文藝界有一些熟朋友。』萊蒙托夫在一八三八年的信裏稱他爲『政治經濟的幻想家』，這就是暗示拉也夫斯基對社會問題引人特別注意。這時對聚集在萊蒙托夫周圍的一群朋友是要根據某些特徵來判斷：他們這批人不僅是參加跳舞會，可是也愛追求女性。

根據萊蒙托夫的信件，知道他並不放棄文藝工作。一八三五年他寫的劇作『假面具跳舞會』，是聚精會神地觀察『好社會』的冷諷刺的結果。他放棄了『惡魔』和擲下『瓦基姆』，對那些生活在懷疑論的憤怒和悲哀的思慮中的人們找到了一種新的典型，——還在早年時代已開始跟隨着他。一八三六年他開始和拉也夫斯基寫小說『公爵小姐李果夫斯迦亞』，隨後又產生了『當代英雄』。這時他的史詩『貴族阿爾莎』給予未來的史詩『童僧』打下了一個基礎。

一八三四年到一八三六年之間對於萊蒙托夫是一個很好的觀察機會，從這時起並形成了他的世界觀。『瓦基姆』，『假面具跳舞會』和『公爵小姐李果夫斯迦亞』都已證明他的眼界的擴大。萊蒙托夫從自稱爲詩人拜倫派一轉變而爲正視俄羅斯社會生活，正視俄羅斯的歷史以及深刻地觀察人們的行爲和心理的作

家。他的文體和世界已形成一體。早年的拜倫派的史詩時期已經結束了。『波羅金諾』很明顯地是說到時代的複雜性（『不是你們呀！騎士！』），指出超抒情詩的出路，以及關心人民的詩篇和語言。『杜馬』、『故鄉』和『商人喀拉西尼可夫之歌』，這都不過是萊蒙托夫作品的一個開端。

六 第一次被流放

一八三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普式庚已經逝世。萊蒙托夫用政治詩『詩人之死』來回答他這次的死亡。在鎮壓的沉默中發出了巨大的和憤怒的呼聲，證明這種革命思想是潑辣的，——十二月革命黨人留下自己的繼承者用裁判和復仇來威嚇劊子手們。這首詩像一篇宣言似的呼喊出來，而完全不是一篇悲痛的哀歌。已往萊蒙托夫的創作常注視到孤獨的靈感的果實，懷着自己命運的思索；『詩人之死』很明顯地不僅是暴露了俄國當時社會的本質，可也闡明了當時俄羅斯社會——政治生活的密切關係。這不是詩人個人在書房裏的文章，而是抓住了整個前進社會感覺上的表現。

這首詩最末尾的十六行，直接明顯的反對尼古拉政府的政治宣言。聚集在皇帝寶座旁的來往的人都被宣佈為衆所週知的普式庚的劊子手們。這首詩傳到宮庭裏像一篇『革命宣言』似的是毫不為奇的，於是萊蒙托夫被捕了，並把他流放到高加索去。連萊蒙托夫的知友拉也夫斯基也受到了痛苦：為散播這些詩篇和特別秘密地傳遞萊蒙托夫被流放到阿羅涅茲省的消息。最後拉也夫斯基對薩吉列依解釋這種峻嚴處罰的真實原因：把萊蒙托夫交給法官審判，那些帶着虛偽的心情來參加『普式庚之死』的審判案的辯護者完全不是那末一回事。而却把某種責任推在我肩上，無論什麼時候他們都不承認我所進行的職務，很不幸地，在當時微妙的關係之中，對米舍爾就像對一般的工作人員一樣。律師——莫斯科大學的畢業生的見解常常引起我和在我周圍的推事們的不同意，我知道我有用處的——我不只一次堅決呈請辭職。他們對我讓步了，我還留在原機關服務；可是當時萊蒙托夫在法庭面前

叫出我的名字，推事們就利用這個機會，他們非禮地證明我，要求把我交給軍事法庭，他們以爲借法庭的名義我就屈服，這樣就可判定另一個人——有才幹的人的罪過。很幸運地，這種斡旋是不成功的，我簡直不被審問而回到原機關服務，爲了高貴的米舍爾不再被非難，我簽下個字作證明。這首詩（指「詩人之死」）不是一個人的意見，而是大多數人的意見的反應。」拉也夫斯基被流放的主要原因是爲了響應萊蒙托夫的號召，抗議上司，一八三八年萊蒙托夫寫信給拉也夫斯基說道：「我告訴你，對於服務長官的批評是有損於你自己的，當你還在這裏被監禁的時候，否則也許你不會被拘留的。」

拉也夫斯基對萊蒙托夫的詩篇的暗示是有意義的，認爲「這不是一個人的意見，而是大多數人的意見的反應」。這是對認爲萊蒙托夫像一個孤獨的詩人一樣，沉入自己個人主義的世界裏的成見的人是最後一次的反駁。一八三六年——一八四一年他的全部創作很明顯的表示出——他很關懷俄羅斯的命運以及其社會政治的情形。這種悲劇性的孤獨的感情（「又寂寞，又悲傷，沒有誰可伸手」）。萊蒙托夫對詩人事業的看法，不是用自己的幻想正像對職業一樣那種獨自的享受。相反地，而是在爲人類爭取自由鬥爭中服務。在他的表示之中，詩人應當「鼓勵前線的戰士」，他的詩句應當變爲鋼鐵般的響亮：

像在高塔上的鐘聲

在人民歡慶的和苦難的日子裏。

從詩文學上和詩人的地位上的判斷之中已表現出萊蒙托夫和十二月黨人的聯繫：高塔上的鐘聲已暗示出古代諾夫哥羅德的俠客——十二月黨人詩派中的一個主角。這種聯繫在萊蒙托夫自傳裏也已提到：一八三七年他被流放到高加索去，在那裏他找到了自己的朋友——十二月黨人奧多也夫斯基。當萊蒙托夫還在大學裏念書的時候，他很理解奧多也夫斯基的詩；甚至可以說奧多也

夫斯基影響了萊蒙托夫青年時代的詩。例如一八三〇年奧多也夫斯基的「哀歌」，完全是好像萊蒙托夫發出的聲音一樣：

他是被招待的客人還是臨時的，
來到這陌生的異鄉，
那是心曠荒蕪的地方
和悲歡交織在一起……

萊蒙托夫來到列斯塔佛羅波爾，認識住在流刑區的其他許多十二月黨人，像羅列爾、拿雪莫夫、拿雷施欽、羅仙、克里夫卓夫、哥里津、李哈列夫等等，這些都是次要的十二月黨人，他們大部份在自由思想的觀點上早已懺悔了，一八八〇年從拿雪莫夫的言談之中，告訴了維斯可瓦托夫，很明顯地萊蒙托夫是不和他們接近的（除了一八四〇年在瓦列里斯基會戰時和李哈列夫一道之外），大概由於他們妥協懺悔的心情而引起了萊蒙托夫的諷刺：「萊蒙托夫最初非難他們（拿雪莫夫說）；和很熱烈地和他們談論關於個人、社會和政治的世界觀諸問題，我承認我們彼此之間還不够了解，已經過四十年代的光景，還不可能表達我們進行談話的意思，他的觀點的曖昧、不明確，似乎有點使我們詫異，他成爲真正寫實派，在詩壇上他好像長了强有力的翅膀高翔天空，對於政府的某些命令我們虔誠地同情，尤其在我們不幸的青春時代，我們會幻想了這些命令，可是他却嘲笑了。雜誌上的論文，特別是批評文章，竟成爲歐洲智者的遺產，而大大地刺激了我們，使我們歡天喜地，在俄羅斯寫這些東西，却不能激起他的驚奇。他或者對直接的審問沉默了，或者做了惡作劇和冷諷刺。我們會見的機會愈多，而懇切的談話就愈呈膠着狀態。」

高加索十二月黨人以自己的妥協主義，天真的狂喜激怒了萊蒙托夫，很明顯地，他反對這些知識份子的夢想，完全用自己清晰的和敏銳的目光針對着俄羅斯當時的情況。拿雪莫夫對他「愛土地」的觀點和他長有翅膀的詩篇兩者之間差別很大。並且萊蒙

托夫完全不是已往一般人稱他爲「浪漫派」的詩人。他並不在幻想和空想的徵兆之中去尋找靈感，而是在實際生活中去尋找的。在這種關係上一八三七年他完成了高加索的旅行，對他有很大的影響。在萊蒙托夫給拉也夫斯基的信裏描寫了他這次旅行的途徑：「你相信不？從我離開俄羅斯的時候起，直到現在，我是繼續在流浪；有時坐着驛郵的馬車，有時騎馬，已經走過了沿着契茲列爾到塔曼的全部陣線；經過幾年的光景，攀山越嶺，轉到蘇施，古柏，舍馬哈，穿着切爾契茲人的服裝，肩上揹着一支槍。」萊蒙托夫繼續說道：「我開始學習韃靼的語言，這種語言在這裏，在亞洲是普遍的，正像法文在歐洲一樣……我已擬定了計劃，到麥加，到波斯，以及其他的地方。」

這次高加索的旅行給予萊蒙托夫在創作上一種强有力的刺激。史詩是在一八三八年完全改作過的；萊蒙托夫在青年時代就開始寫了這篇史詩「惡魔」，它在西方的詩文學的影響之下，而在一八三一年把牠擱了下來。這篇史詩是在高加索山上的幽靈迷戀着少女的一種傳說的影響之下又重新復活起來。牠的事件流傳到高加索；一位古代的西班牙的尼姑轉變爲塔馬爾女爵——；這篇史詩能抓住了人民傳說的特點。萊蒙托夫聽取了當地人民的傳說，故事和歌調被迷惑住了，他用這點來補充自己作品的缺陷，一八三〇年他還提到這點：「多麼的可惜，我的媽媽是德國人，而不是俄國人——我沒有聽過人民的故事，不錯，在這些故事裏有比法國文學裏的詩篇更多。」從土耳其的傳說家的敘述中萊蒙托夫直接記下了「亞什克契·里伯」的童話。史詩「逃亡者」和「童僧」，詩作「鐵列河的讚禮」，「高加索的搖籃曲」，「爭論」，「夢」，「塔馬拉」——這些作品都包括了各種傳說的材料，萊蒙托夫在高加索收集了這許許多多材料。至於提起「當代英雄」，是包括熟悉高加索人民的生活和創作的影響（薇拉和加茲比支的形像，加茲比支和「塔曼女郎的歌聲」），這幾年來萊蒙

托夫的主要作品是從高加索深刻的印象之中獲取來的。在一八三七年十月的「憐憫」萊蒙托夫已表示不願意回到俄羅斯，這是徒勞無功地：「他們把我調到近衛隊（一八三七年他寫信給拉也夫斯基說過），而只到革羅尼斯基團，假如不是因為外祖母，那老實說，我是願留在這裏的……到新的兵團裏是苦悶的，我完全不習慣於前線生活，我真想呈請辭職。」

一八三八——一八三九年萊蒙托夫在創作上以「不滿現實」為根本的主題，伯林斯基談到「波羅金諾」，並也注意到牠。波羅金諾的士兵們說：「不是你們呀——騎士！」這好像是音樂主導句裏的歌聲，在「商人喀拉西尼可夫之歌」裏，「杜馬」裏，在「詩人」裏，在「寶劍」裏，甚至在「當代英雄」裏，都是這樣的表現法，連「杜馬」的思想和言辭也都回轉到那種場合裏去了。這篇小說開宗明義就諷刺他說：當代的「英雄主義」採取了同情的語調呀！萊蒙托夫完全是對的，當時在這部小說的序言裏他表示了反對的意見，他在畢巧林的身體上描寫了自己的肖像：爲了描寫畢巧林，我把我們這一代人的缺點都放在裏面，爲了描寫「杜馬」和「詩人」，要真實地對現實的偉大事件和現實鬥爭具有一種咆哮的英雄氣概。萊蒙托夫在那序言裏談到民衆：「他們不猜想這是惡作劇，也不感到這是冷諷刺。他們生出來簡直是那麼笨拙。他們還不知道在有秩序的社會裏和正規的書裏直罵是不容許的。」萊蒙托夫用這些話來對讀者聲明，畢巧林形象的創造是在不滿現實的基礎之上的。

這有指出的必要，於一八三九年萊蒙托夫是所謂「十六人團」當中的一份子。這個團體裏有一位名叫柏拉尼茲基伯爵，於一八七九年他在巴黎出版了「斯拉夫民族」一書，這本書開始就有一大篇序言對他的朋友加卡林（他也是這團體中的一份子）。柏拉尼茲基回憶道「於一八三九年在彼得格勒成立了一個青年團體，按照人員的數目稱爲十六人團。這個團體的組成一部份是大

學生，一部份是高加索的軍官。他們每晚從戲院或從跳舞會回來的時候，不是聚集在這個人的住所，就是聚集在那個人的地方。他們在那裏吃消夜之後，抽着香煙，彼此談論着當天發生的事件，毫不拘束地討論着一切的一切。好像誰也管不了他們似的：他們是很相信自己團體裏的份子。我們兩人都屬於這個自由快樂的小團體……當時這些朋友都充滿了生活力，那裏有長久的與幸福的生活等待着他們！被流放到高加索的萊蒙托夫，因為普式庚於一八三七年決鬥而死，他寫了驚人的詩篇來歌頌這位偉大的詩人。多爾哥盧基在這種情形之下很快地就去世了。這幕悲劇的結局——受了塔古斯坦山民的槍彈——等待了舍爾夫和佛列哲里克斯·蒙哥·斯托雷平和多爾哥盧基的死亡，給予我們很大的損失。這樣的命運最後等待了叔瓦羅夫。這都是萊蒙托夫最親近的朋友和團體裏的同志。這種友誼是牢不可破的：當萊蒙托夫於一八四〇年被流放到高加索的時候，整個團體都跟隨他走。沙馬林從莫斯科寫信給加卡林說道：「你們出發之後，經過莫斯科，十六人團都走向南方。萊蒙托夫停留在這裏，我往常見到他。」

到現在還找不到任何的證明文件，從這些文件裏也許可以確定「十六人團」的思想上的趨向，而決定牠的社會政治的面貌，可是根據柏拉尼茲基的話，這個團體是帶有點機會主義者的成分是很明顯的。牠的某幾個份子未來的活動也證實了這點。柏拉尼茲基陷入懷疑之中，於一八四三年他逃到法國，在那裏和普魯東，巴庫尼和黑爾欽接近，用自己的能力來支持這革命報紙的出版；叔瓦羅夫在十八世紀六十年代是實際運動的參加者，爲了自己的演說（後來黑爾欽把它登載在「晨鐘」雜誌上），而被流放到邊區去。我們要想到，他的政綱是建築在貴族革命思想之上。這是十二月革命黨秘密的繼承者。

七 又到高加索去

一八三七年到一八三九年之間萊蒙托夫的文學立場已完全決定了。拿『當代英雄』和他少年時代的散文來互相比較是表現出更向前跨進一步。在『女爵李果夫斯迦亞』和『蓓拉』之間相隔不過兩年的光景，這好像與許多作家的作品在這種體裁、故事和人物的素描的原則上有很大的區別似的。句子簡短而乏味，抒情的語調代替了諷刺。萊蒙托夫少年時代的散文帶有瑪爾林斯基影響之下鮮明的痕跡。無論怎樣也沒有和普式庚的散文相接觸過，『當代英雄』的完成已經和普式庚的散文可相媲美。可以自信地說，給予萊蒙托夫有特殊印象應當產生於一八三六年普式庚的『現代人』裏的『亞爾茲魯穆旅行記』，那種動搖和吟味的心理宣告終結了。寫成『蓓拉』的萊蒙托夫不僅談過『亞爾茲魯穆旅行記』，而且從裏面也得到諸種體裁問題確切的解答。萊蒙托夫像是一個天才的學生一樣，而不是一個普通的模倣者，他自己把新的問題的特徵提供了出來。從這方面看來，『奧尼金』的取材是沒有特別深遠的心理學；『畢巧林』的取材可就不同：他外部的傳記是片斷的，而行爲內部的動機與特徵十分澈底而深刻地表現了出來。在『當代英雄』裏萊蒙托夫像一位現實主義的藝術家出現了，可是他不放棄和他的世界觀有組織聯繫的浪漫主義：畢巧林——不是一個世俗的頑固的觀察家所能描寫的普通中型的人物，這個人是具有最大的熱情，複雜的心理和精神生活的。選取這類人物不僅是典型化，可也像掩瞞了私人生活經歷的某些猜疑與矛盾。

從一八三五年到一八四〇年之間，萊蒙托夫在文學的發展上

已向着現實主義的大道邁進。這在史詩『唐波夫事務長』和『沙施迦』裏已充分證明了這點，假如他又回轉到自己年青時代的主題和典型（如『惡魔』和『童僧』），那末一方面給他來一個總結，把牠們『分離』起來，另一方面把新的思想灌輸進裏面，促使牠們走向自己創作上新的階段，在『童僧』的詩作裏萊蒙托夫自己和『惡魔』年青時代的類型完全不同了：

我曾歌頌過一個惡魔，
那做了瘋狂，激情，幼稚的幻夢：

…… …… …… …… ……

可是我，這種幻夢終於根絕了，
用詩篇來拚棄了牠。

萊蒙托夫給卡拉穆西娜的紀念冊上更確切，堅定地說到自己文藝創作的現階段，這很明顯的指出他已放棄了那種主題和體裁：

我留戀過已往的歲月，
在我純潔的心靈裏，
那是有自然界喧囂的風暴，
有熱情神秘一樣的風暴，
可是牠們那種令人厭惡的優美
我很快就會理解到，
牠們那種不連貫的轟聲
却苦惱了我。

『令人厭惡的優美』——這是那種浪漫主義的恐怖的確定，萊蒙托夫少年時代的史詩裏充滿了那種恐怖，連在『瓦基姆』裏也充滿了恐怖的現象，這種浪漫主義已經過時代了：萊蒙托夫照着普式庚·海涅（九）的道路上邁進。

萊蒙托夫是被決定了正是一位偉大的成熟的藝術家，他指出俄羅斯文學上一條嶄新的道路。一八四〇年他的詩選集出版了，

同時在當年又出現了一本『當代英雄』，很輝煌地證實了伯林斯基的豫言：『在俄羅斯出現了一位新的偉大的天才——萊蒙托夫』。伯林斯基很歡迎萊蒙托夫詩集的出現，並且說：『這本詩集奠定了未來的幾本甚至於幾大部書的出版基礎的可能』他又寫道：『在萊蒙托夫第一次抒情作品裏，從這可理解到他成爲一個俄羅斯的當代詩人，在語言表現之下看出了騎士的威力和靈魂上半不可破的盈餘的精力；可是在這些作品裏沒有一種新的希望，牠們是用憂鬱的感情刺激讀者，對生活不信任和對人類生活貪婪的一種感覺……但無論什麼地方，在酒宴的生活裏都沒有普式庚那樣的放蕩，可是內心積鬱的許多問題却令人失掉了勇氣……很明顯地，這完全是另一階段的詩人萊蒙托夫，他的詩——在我們社會歷史發展的鎖鏈上完全是新的一環……根據詩的形式上的美麗，思想上的深刻，被詩的魔力所誘惑了。又生活的充實和典型的創造性，湧出烈火似的富裕的精力，他的創造注意到偉大詩人的創造。他的行程還剛在開始，——他已經創作了許多，無窮盡的寶藏的元素被他所發現了：未來從他那裏應當期待些什麼呢？……我們還沒有稱他爲或者是拜倫，或者是海涅，或者是普式庚，我們不是說他從拜倫，海涅或者普式庚那裏沒有得到什麼益處，我們確信，他不是完全從他們那一個人之中得來的益處，而這是萊蒙托夫所獨創的。』

萊蒙托夫詩集於一八四〇年秋出版，當時他本人還在高加索。萊蒙托夫和法國公使的兒子戴巴蘭特在拉瓦爾伯爵夫人的跳舞會上，因爲把詩作『走向上層社會的枷鎖』獻給車爾巴托瓦而發生決鬥，決鬥的結果又比第一次流放更加危險。這次事件的發生，本來萊蒙托夫自己不想決鬥，但萊蒙托夫向天空放了槍，大家都認爲他是『好鬥的人』，在還沒有和戴巴蘭特爭吵之前，在貴族舞廳之中萊蒙托夫對宮中的女郎作了一次勇敢的獨唱。出版詩作『怎樣常圍繞着各色各樣的人群』擔任了一些任務，是用

輕蔑和無情的聲調來敘述這種跳舞會，用下面的詩句作結論：

啊，我要怎樣來擾亂他們的狂歡
用憎惡和悲憤的鐵的詩句
勇敢地投向他們眼前！

一八四〇年三月間萊蒙托夫被逮捕和被交給軍事法庭審判。他的任何朋友都沒有想到他的嚴重結果。斯米爾諾瓦在當年四月十二日寫信給叔可夫斯基說道：「萊蒙托夫爲了自己拙笨的饒舌和疏忽而坐牢。在復活節或者是在皇帝的誕辰他的命運就可決定了。」可是四月十三日尼古拉一世對他宣佈：「陸軍中尉萊蒙托夫以原級調往高加索秦根斯基團服務。」

一八四〇年五月間萊蒙托夫往高加索去，給尼古拉政府一種憤怒的告辭（「再會吧，污穢的俄羅斯」）。一八四〇年三月間萊蒙托夫被囚禁於阿爾多納斯——加伍茲的時候，伯林斯基探望他。這種具有歷史性的會晤的詳情巴拿也夫已經記入他的「回憶錄」裏。一八四〇年四月十六日伯林斯基在信裏對包特欽曾說過。巴拿也夫回憶起伯林斯基和萊蒙托夫會晤後的情形寫在「祖國的日記」上：「噢，我的親愛啊！我第一次看到了這個真實的人，……你知道我的交際和逢迎的能力的；照例的，我走近他那裏就面紅耳赤。心裏想，噢，爲什麼我來到他這裏呢？我們祇稍認識而已，我們沒有任何共同的利益——還有什麼多少聯繫着我們呢？那麼這就是藝術的愛好了。可是他不願作尊重的談話……我自己感到拘束，我在他那裏停留了一點多鐘，最初幾分鐘我們不發言。以後我們談到英國文學家瓦爾特·斯谷脫……『我不喜歡瓦爾特·斯谷脫的作品，萊蒙托夫說，——他裏面很少詩篇枯燥無味』。我慢慢被激動起來，開始激發這種思想，我看着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樣。他的臉龐泛着天真浪漫的表情，在一瞬間，確是他本來自己的……我的話——是多麼的真實深刻和率直啊！我第一次看見了我久已渴

望的真正的萊蒙托夫……這個人是具有多麼的善變的啊！他的心靈是多麼敏銳，精緻而富於詩意啊……無怪令我對他神往。最後我終於獲得機會看見他的真面目。這是個怪人！我想，他在後悔，因為他讓他自己那怕是在剎那間變成了本來的自己——這是我所確信的。

從這段敘述中，在阿爾多納斯，加伍茲會晤之前，萊蒙托夫差不多不想接見伯林斯基，幾乎沒有機會和他談正經話。很明顯的，萊蒙托夫想避免他，正像想避免文學家和新聞記者的整個環境一樣。伯林斯基給包特欽的信裏敘述了這次的會晤。並對萊蒙托夫的個性感嘆道：「我和他爭辯，在他對人類生活的那種理智的，淡漠的和深遠的信念改變的觀點上使我得到了慰藉。我對他說了這個——他微笑地回答：『願上帝保佑！』伯林斯基相信萊蒙托夫對文學更跨進一步，拚開『上層社會』來從事社會活動，萊蒙托夫不讚同。在『記者，讀者和作者』的詩篇裏他敘述自己痛苦的黑夜，當時他指出良心，用激怒的文筆來指導思想，他又勇敢地指出『那些虛偽的不要臉的東西』。

我為什麼把憎惡
帶到忘恩負義的人群裏？
用辱罵來召喚我的預言？
啊不！——那犯罪的幻夢
蒙遮不了我的思想，
我沒有用重價
來收買你們的榮華。

那種思想上的重複和伯林斯基繼續的爭辯在『當代英雄』的序言裏可以見到：『可是你們別想到，這本書的作者有了什麼做人類缺點糾正者的驕傲理想。願上帝寬恕他這種無智無識吧！』

伯林斯基在給包特欽信裏說到萊蒙托夫和戴巴蘭特的決鬥情形：『他的決鬥是無謂的事，戴巴蘭特的手受了輕傷，而傷口已

好了。他的徒刑期滿，將判決書送到沙皇那裏。大約把這位青年人送到軍隊裏去。在這種情況之下，他願意請求到高加索去。那裏是準備打切爾契茲人的主要征伐隊。他是這樣樂意去戰鬥。上層社會對他够厭惡了，壓迫他。」於一八四〇年在新城的舞會上看見了萊蒙托夫的屠革涅夫這樣判斷他：「……確實，萊蒙托夫會深刻地感到寂寞。他是被窒息在命運把他所推陷的那個狹隘的環境裏。」

時機已經來臨了，當萊蒙托夫又從新決定自己未來的行動的難題時。朋友們大家都證實，他出發到高加索之前，想呈請卸去年職。梭羅古柏利克拉也夫斯基回想道，他想創辦一種新的刊物。又過了幾年的光景——萊蒙托夫本來想離開上流社會的環境，以伯林斯基的勸告來表示他最後從『反省』的階段轉向到『理性意識』的階段。

但命運却使他不能如願以償。

八 十二月黨悲劇最後的一幕

在七、十和十一月俄國懲伐隊抵抗切車人之後，萊蒙托夫聽從外祖母的話，請了兩個月的假回彼得格勒一次。一八四一年二月間他回到彼得格勒——即刻注意到：「外祖母請求關於我的赦免事（他寫信到高加索給彼比可夫），而我請了假很快又要到你那裏去，在這裏留下來我沒有什麼好處，我又做出了一件不幸的事：我回到彼得格勒之後，第二天我參加了跳舞會，碰見了伏羅卓瓦女士，而他們就用非禮的和凶惡的手段來對付我。怎樣辦呢？正如你所知道的一樣，這件事會擴大的……三月九日我離開這裏往高加索去呈卸軍職；由於瓦列李斯基的提議把我除名，當我穿上軍外套的時候，我沒有一條紅帶子來聊以慰藉了」。

在伏羅卓瓦·達施可瓦家裏的舞會上，有米哈爾·巴伏羅維支大公參加。「認為這是對上流社會一種大為不恭的事。（索羅古柏對維斯可瓦托夫說）被流放的軍官膽敢出現在皇家的跳舞會上。伏羅卓瓦本人和他的客人們苛求地請求「皇上」為萊蒙托夫的「犯罪」不可過於寬恕。這樣，「辭卸軍職」的希望終成泡影了。四月終萊蒙托夫又應當回到高加索去。

拉斯托支娜回憶道：「萊蒙托夫很不想回到高加索去，他當時有各種不好的預感。將近四月終或五月初的光景，我們聚集在一個臨別的宴餐上，祝他沿途珍重。我是最後一個人和他握手的……宴餐後，萊蒙托夫只講了他等待快死的來臨。我叫他不要多說話，對着他那種空漠的豫感而發笑，可是由於情不自禁地感動了我，使我心裏很難過。」

當年五月終萊蒙托夫來到別支哥爾斯克，在那裏會見了自己

的老同學瑪爾泰諾夫。他很喜歡這次的會見，萊蒙托夫的同道者回憶起別支可爾斯克當時的情景，說道：『我們到了別支哥爾斯克全身都濕透了，我們一道停留在人行道旁阿爾曼人拿依塔契經營的旅館裏，約過了二十分鐘的光景，在我們的房裏出現了斯托雷平（蒙哥）和萊蒙托夫……由於極度喜歡的原故，萊蒙托夫對斯托雷平說：『瑪爾泰施卡（表示卑稱的意思——譯者）在這裏！瑪爾泰施卡在這裏！我告訴拿依塔契派人送一封信給他們。』』

萊蒙托夫要到叔拉去，那裏駐紮了秦根斯基團；他因病上了一個報告，得到准許停留在別支哥爾斯克療養。萊蒙托夫和斯托雷平住在雅列也夫家裏。開始了他們愉快的，然而荒蕪的生活：整個時間消磨在遊覽，跳舞，玩牌和追逐女性身上，十二月黨人羅列爾回憶道：『近衛隊軍官出征到別支哥爾斯克之後，那裏的社會情形就更加活躍起來。這位詩人也像其他的青年人一樣健康，快活，年富力強……在萊蒙托夫那裏，我和他們認識了許多人，現在很有意味地回憶起他們。斯托雷平——萊蒙托夫的同學進了近衛兵團；近衛騎兵革列波夫手上帶了傷；近衛驃騎兵支藍瓦西爾支可夫是駐紮高加索邊境的官員；還有雷爾華依，特魯別茲可依，瑪雷依和其他工作人員。所有這些青年都非常愛十二月黨，我們和他們之間建立了密切的關係。』

可是萊蒙托夫在這喜氣洋洋的近衛軍官的環境裏感到自己是陌生人。他對空虛的上流社會的青年公開輕蔑過，屢次用自己充滿悲悽和惡狠的『鐵的詩句』投向他們眼前。在萊蒙托夫和以瓦西爾支可夫公爵為首領的集團之間的關係弄成了僵局，瑪爾支雅諾夫從支列也夫的話中敘述說，瓦西里奇可夫知道了萊蒙托夫諷刺他，最初常和他在一道，到他那裏去，在熟人的公共場所裏聽取他各種的諷刺和非難，他並且也不發怒，但內心却非常難過。但從當年六月底起他突然倒到敵對詩人的陣營裏去了，外表的關

係仍保持着，可是同學的密切關係早已破裂了，克薩德爾公爵保持緘默，憂抑而已，從此他們之間的談話也中止了，他很少去維爾雪林斯基那裏和他們參加晚會，沒有什麼理由可說，主流社會的關係已經破裂了。

萊蒙托夫明白這一切，當面對他高聲大呼『唐吉荷德耶穌教徒』，公爵小麗『空談的外交家』，及其他等等。

根據某些象徵我們可以想到：以高貴的身世和爵位自驕的瓦爾支可夫，不僅轉到敵對萊蒙托夫的陣營裏，而且成爲他的主要敵人，這完全可能的，他把萊蒙托夫的『非禮的』行爲轉達給他的彼得格勒的長官，從那裏可收到必要的訓令，他打算招喚萊蒙托夫去決鬥，當然對他自己這是卑劣的行爲，可是他極力誇張他每一句諷刺語，萊蒙托夫成爲周圍人們的仇敵。

七月十三日（一八四一年）晚萊蒙托夫在維爾雪林家的晚會上，與瑪爾泰諾夫發生爭吵，瑪爾泰諾夫招呼萊蒙托夫去決鬥。七月十五日（據新曆二十七日）晚七時，敵人和他們決鬥的評判員相遇於瑪蘇克山麓下。萊蒙托夫當場被打死。爭吵和決鬥的真正原因事實上到現在還是曖昧的。作證人的表示十分不明確和矛盾。瑪爾支雅諾夫於一八七二年發表了一篇論文在『俄國文庫』上。在這篇論文裏一方面表示自己是萊蒙托夫的朋友；而另一方面千方百計替瑪爾泰諾夫辯護，『證實萊蒙托夫個性剛強和自尊心的誇大以及那種超名譽的意念持他不走上妥協的道路，由於這樣，悲慘的結果是不可避免的。』瑪爾支雅諾夫用這些話來證明好像他完全不明白：瑪爾泰諾夫對他會來這一手。

可是歸根到底這事件不是歸咎於瑪爾支雅諾夫和瑪爾泰諾夫。黑爾欽和伯林斯基都明白這點。對這位呈卸軍職和回家無望的流放軍官——帶有事業，創作和鬥爭的渴望的萊蒙托夫是無可忍耐下去的。他明白專制暴君下的『俘虜』是沒有出路可說，擺在前面沒有別的，除了中切爾契茲的槍彈而死之外。

萊蒙托夫的生活和創作這是十二月黨悲劇最後的一幕。可以想像得到，假如萊蒙托夫還活著的話，那麼文學的發展期待着他，他和列夫·托爾斯泰的發展是相互一致的：從上層社會走到地主和農民的環境。從他年青時代起對農民問題那樣興致蓬勃並不是徒然的。我想這就是他對斯拉夫主義的憧憬吧？而列夫·托爾斯泰以後也就飽嘗了這種艱辛的生活。萊蒙托夫最後一次經過莫斯科旅行的時候，和自己的朋友——斯拉夫派沙瑪林談道：「最壞的莫過於大多數人在受苦，可是有許多人却不承認自己在受苦」——萊蒙托夫講這個，很明顯的是關懷農民大眾的生活。在他最後一次啓程之前，他完成了一篇詩作『故鄉』，這證明他對故鄉是血肉相關的。列夫·托爾斯泰的理想道路是由於萊蒙托夫所產生的。萊蒙托夫的死是未來社會變革的信號和在一八二五年慘案最後的反響。

無論是黑爾欽或是伯林斯基，都敏銳地感到萊蒙托夫的詩和普式庚的詩是有巨大的區別。我更一步引用伯林斯基的話：「無論什麼地方都沒有普式庚酒宴生活的狂歡；所有的問題都使人心裏暗淡，使人心裏輕鬆……很明顯的萊蒙托夫完全是另一個時代的詩人，而他的詩——完全是我們社會歷史發展中新的一環。」

萊蒙托夫在詩文學上是越過了讚美詩和哀歌的境界，創造了真誠與政論抒情詩新自由的風俗畫。他的詩歌，語言甚至出現在所有近代的詩文學之中：一方面是出現在涅克拉索夫的詩作裏；另一方面出現在弗特和波羅斯基的作品之中。涅克拉索夫的出現對萊蒙托夫悲劇的呼聲好像是一個直接的回答：

你又將蘇醒了，……被嘲笑的預言家啊！

或者什麼時候，用復仇的呼聲，

從金黃的鞘裏拔不出自己的劍，

是被輕蔑的鎗銹貼住了吧？

萊蒙托夫在自己的散文裏，克服了瑪爾林斯基的無謂的感嘆

或惡作劇的故事，以及普式庚那種純粹悲壯的故事體裁的矛盾的對比。巧黑爾比契爾在流放時期很興味地談了柏林斯基論「當代英雄」的論文，像其中一段引用文裏來認識這部小說是「巨大的贈品」。在日記上寫道：「據一般的評價，我判斷是把萊蒙托夫超於瑪爾林斯基和雪可夫斯基之上，而這些人都是非凡的，俄羅斯母親，我祝福你有這樣的孩子！」

在詩作「記者、讀者和作者」裏，萊蒙托夫激怒地說到近代的散文並加以感嘆：

簡樸的語言和
高尙的熱情底聲音所表現的思想。
究竟什麼時候在這幼稚的俄羅斯
和雨天的閃光分離呢？

「當代英雄」是屠韋涅夫和列夫·托爾斯泰的散文的泉源。列夫·托爾斯泰對高加索的外形的描寫是取自萊蒙托夫的「高加索人」的。

革命前的文學有人常說萊蒙托夫好像是一位頹廢派的先驅者——像是一位「超人的詩人」似的。他的年青時代詩作過於緘默，像模倣和攝影的成果一樣。觀察他的後期作品像浸入自己命運的孤寂的心靈（悲劇的創作之中）。柏林斯基，黑爾欽多布羅劉波夫，車爾內舍夫斯基——這些見證人和評論家的判斷比後代的政論家和哲學家的意見對我們更足確信和更有意義的。

在世界文學史：萊蒙托夫像普式庚，拜論和海涅一樣標準的出現。在俄國文學上他成爲普式庚直接的繼承人：他完成了民族文學上創作的進程，並培植了他的未來的發展。這就是萊蒙托夫用特別精力的表現給予俄國詩的語言，並帶着充滿「燦爛輝煌」的正確的浪漫主義的思想。在文學：車爾內舍夫斯基論及萊蒙托夫的詩說：「所以有人說，以份量言：萊蒙托夫的詩比普式庚的來得沉重，那是不公平的。」萊蒙托夫構成這種基本抒情詩

的思想（黑爾欽說那是「反省」），給予有政治眼光的「國民」的寫實畫打開了一條廣闊的大路。在這個意義上萊蒙托夫的詩更向前跨進一步。

伯林斯基論及萊蒙托夫，好像豫知我們的時代：「在不久的將來，他的名字在文學上將成爲人民的名字，他的詩歌的和諧的聲音，在人民大眾日常生活的言談中都可以聽到的」。

這個時候已經來臨了。

附註：

（一）黑爾欽——俄國文學家。

（二）斯托雷平——是當時俄國貴族的進步份子，他是著名的十二月黨人。

（三）這是指萊蒙托夫一八二九年的詩作「重逢」。

（四）瓦基姆——這是普加喬夫暴動時代一個悲劇的插曲。瓦基姆是裏面最活躍的人物。萊蒙托夫著有「瓦基姆」一部歷史小說。

（五）莫爾德維諾夫——是俄國著名的十二月黨人。

（六）岡查羅夫——俄國著名的小說家。

（七）H·F·E——這是娜達爾亞·菲多羅夫娜·伊凡諾夫娜的縮寫字。

（八）瓦爾特·斯谷脫——英國著名作家。

（九）海涅——德國著名詩人。

（十）多布羅列波夫，車爾內舍夫斯基——兩者均爲俄國作家。

萊蒙托夫代表作

給都爾諾夫

我逃避開俄羅斯的國土，
像在人叢中一個可憐的漂泊者，
到處發出狡猾的毒蛇聲：
我想道：世上沒有真正的朋友呀！
沒有溫存而永恆的友愛，
無論是清廉的還是純樸的；
但出現了你這位不速之客，
我才重新恢復了寧靜！
我和你的感情水乳交融，
在你愉快的言談中我得到幸福；
但我不能再忍受那些狡猾的少女們，
而從此再也不相信她們！……

(一八二九年)

給友人們

我生來具有一顆熱烈的心，
我愛和朋友們常在一起，
而有時也飲酒作樂，
虛度這良好的時光。

我並不傾向富貴華榮，
有的只是燃燒着的愛情，
七絃琴振蕩的歌聲，
也能使我全身的血液沸騰。

可是常在狂歡中生活，
我的心靈非常煩悶而憂鬱，
在歌酒的喧囂中，
我的心胸裏存着思慮。

(一八二九年)

故 事 詩

一位美麗女郎坐在海濱：
她殷勤地對自己的親友說：
你下海底去，給我拾起一串璉珠，
它今天掉進這海的深淵！
能這樣就證明你對我是忠誠的愛！
這位年青人滿腔熱血沸騰了起來，
在他的腦袋裏盤旋着無端的苦痛，
他突然跳下那發着水泡的無底深淵，
從無底深淵飛濺出珍珠似的水泡，
波浪在迴旋向後跳躍，
波浪滾滾地擊着海岸，
瞬息間把這位青年捲跑，
幸運啊！他迅速抓住岩石，
那串璉珠在他手裏，他意態黯然地，
他不相信自己疲憊的腳，
而那濕潤的捲髮在他雙肩飄展；
「請你告訴，我愛不愛你，
爲了這美麗的璉珠我不惜犧牲性命，
我還命跳進無底深淵，
它躺在珊瑚的窟洞裏，
拿去吧」——他那憂鬱的眼光，
注視着比他的生命還珍貴的東西，
回答是：「啊，親愛的，我的愛友！

假如你愛我，賜予我那珍貴的珊瑚吧」。
這位年青的遁世者懷着無望的心情，
跳下海去尋找珊瑚還是去找死亡，
從無底深淵發出珍珠似的水泡，
波浪在廻旋向後蹣跚
滾滾的波濤擊着海岸，
瞬息間又把這位青年捲跑。

(一八二九年)

我的惡魔

在他的環境裏聚着群惡黨。
他漂浮在煙霧雲霄間，
愛命運的風暴，
愛河水的波濤，
也愛森林的喧囂，
在枯黃凋謝的樹葉裏，
他那屹然不動的寶座在亭立着；
在寶座裏，在默然的靜風中，
他陰鬱而憂愁地坐着——
他安定自己的疑惑，
蔑視純潔的愛情，
拒絕一切祈禱
冷酷地盯視着鮮紅的血腥，
而他壓抑着熱情的呼聲
和高度感觸的情調，
那溫柔而富於靈感的謬司
也恐懼上帝的兩眼。

(一八二九年)

孤 獨

這生命的鏢鏑是多麼地可怕呀
把我們引入孤獨裏。
所有的人們都準備分享快樂：——
——却誰也不願分擔憂愁。

我獨自在這兒，像是空中的皇帝。
苦惱緊縮在心裏，
像順從着命運一樣，而我看見，
歲月像夢一般消逝；

它們又來了，那帶着鍍金的，
但却是一樣陳腐的幻想，
我又看見一副孤寂的棺材，
它在等待；可又爲什麼在地上死掉呢？
沒有誰去悲痛的，
而他們會（我相信的事）
對我的死亡
比我的誕生還更高興…

（一八三〇年）

春

當春天解凍的冰塊流動時，
好像變成了激蕩波濤的河流，
草原上赤裸的土壤發着漆黑，
薄霧也像層雲似的散佈
在仲春的原野上，
在我未成熟的心靈裏，
噩夢懷抱着悲愁；
瞧吧，自然界已經新生，
這不只是自然界的新生呀；
詩人的平靜的兩頰
也像鮮紅的火燒似的
被這春光明媚所誘惑，
那找不到對自然界的愛的
內心裡是怎樣的苦痛啊！

(一八三〇年)

天使

夜半的天空有個天使飛翔着，
他還唱着柔和的歌，
無論是月亮，是繁星，是雲層，
都在傾聽那神聖的歌聲，

他歌唱那在天國花園籠罩之下的
許多無辜的靈魂的至福，
他歌頌那偉大的上帝
他的讚美並且是至誠的，

他爲了悲哀和血淚的世界
在懷抱中帶着一顆年青的靈魂，
他的歌聲就招在這個年青的心靈裏，
雖然沒有文字，但却是生動的，

這個充滿了奇異的願望的靈魂
在世上遭受了長久的磨難，
但是地球上的寂寞的歌聲，
不能代替那天國的呼聲。

(一八三一年)

孤 帆

在海的碧藍色的霧上，
孤帆在閃着白光。
它在異地去尋找什麼？
在自己的故鄉會有什麼遺留？

浪在躍，風在號，
桅杆在彎屈着軋軋發響；
啊，——它不是尋找幸福，
也不是遠離歡樂！——

在它底下是碧海流光，
帆上是太陽閃金；——
可是它，叛逆者，永遠在追求風暴
好像在風暴中才得安寧！

(一八三二年)

蘆 笛

一位愉快的漁翁
 坐在河岸上。
蘆笛在他面前
 隨風搖曳。
他割下一根枯萎的蘆笛
 雕了幾個小孔，
他按住前一端
 在另一端吹奏。
而彷彿是活的
 蘆笛在開口！
那是人聲
 和風聲。
蘆笛唱着哀歌
 放下，放下我罷！
漁翁，好漁翁，
 你使我受罪呀！
我是一個少女，
 一位美麗的女郎，
我在繼母的暗房裏
 無法活下去，
我流盡了
 辛酸的淚，
而願早日

進了墳墓。
我的繼母
曾有一個愛兒。
他欺騙了美麗的女郎，
威嚇了純潔的人們。
有一次黃昏時分，
我們走到峻峭的岸上——
眺望着碧藍的浪
和那金黃的西方。
他向我請求「愛」，——
我不能答應他，
而他給我錢——
我也不接受；
他用刀刺進我的胸膛，
結束了我這不幸的女郎。
而在這裏——峻峭的岸上
他埋葬了我的屍體。
在我的墳墓上
長出一根大的蘆笛，
而他含着悲哀
活着青春的靈魂。
漁翁，好漁翁，
就放下自己的蘆笛罷。
你沒有力量幫助我，
而也不習慣愛泣！

(一八三二年)

囚 犯

給我打開這座監牢
給我一些白晝陽光，
一位黑眼珠美女，
一匹鬃黑的駿馬！

我將先親吻那年青的姑娘，
然後我騎上駿馬，
向曠野奔馳，
像野風般飛舞。

可是監牢鐵窗高聳，
沉重的鐵門帶着鎖鏈；
在遠方黑眼珠的美女
在自己的閨房裏；
在綠油油的田野上，
無轡頭的駿馬
自由地跳躍，愉快地奔馳，
馬尾隨風搖曳……

我一個人孤零零地——煩擾而憂鬱；
周圍是赤裸的黑牆，
像浮隱飄着的野火
暗淡地閃着燈光；

只聽見，
門外
靜穆的衛兵
在靜夜裏走着單調的脚步聲。

(一八三七年)

懸 岩

金黃色的彩雲過了夜，
在懸岩巨大的中腰，
清晨彩雲朝向前馳奔，
愉快地在曙光裏跳躍；
可是在古老的山崗上
遺留下潤濕的痕跡——
它停留着，深深地沉思，
在曠野中靜悄悄地哭泣。

(一八四一年)

祈 禱

在生活沉重的時刻，
哀愁壓抑在心底；
一個奇妙的新潮
我暗中默誦。

生動的話語的和聲裏，
有奇蹟佑的力量，
不可解的神聖的靈感
它在他們裏面呼吸着。

儼重荷，懷疑從心裏
遠遠地滾落出來，
而在信仰着，吸泣着，
這樣地輕快，舒暢……

(一八三九年)

再會吧，污穢的俄羅斯

再會吧，污穢的俄羅斯！
奴隸的國度，統治者的國度，
還有你們，那些着灰青色軍服的人們，
你那順從他們的人民呀。

也許，在高加索山脊之南，
我能避開你們的沙壘，
避開他們注視一切的眼睛，
避開他們傾聽一切的耳朵。

(一八四〇年)

孤 松

在荒蕪的北方，一棵松樹
孤獨地站在赤裸的山頂上，
它搖晃着矇矓欲睡，它全身撒下了的白雲，
像披上一件袈裟。

它夢見了在遼遠的曠野中的一切，
——它夢見了那日出的地方。
有一棵美麗的棕櫚，
孤獨而萎傷地長在灼熱的懸崖上。

（一八四一年）

夢

在正午的灼熱之下，在達格斯坦的山谷中，
我腦前懷着一顆鉛彈躺着溘然不動；
深的傷口還冒着暖氣；
我的血一滴滴地還流着。

我一人躺在山谷的沙石上；
山岩的突起處在我周圍緊縮着，
太陽烤焦了它們的黃色的頂巔，
它也烤焦了我——但我進入了一個死的夢鄉

我夢見了一個燈光輝煌的晚宴，
在我那親愛的故鄉。
許多青年的帶花的新婚的姑娘
在愉快地言談着我的生平。

但有一位姑娘，她沉思地坐在那兒，
並也參加這次愉快的言談，
在一個悲傷的夢裏，她青年的心
只有上帝知道爲什麼這樣沉重；

她夢見了達格斯坦的山谷；
一副熟悉的屍具躺在那山谷中；
在他的胸前，發了黑色的傷口還冒出暖氣，
他逐漸冷去的血還緩緩地還流着。

(一八四一年)

逃亡者

——高加索山民的傳說

當十八世紀上半期，俄羅斯把高加索征服之後，山民時常有反俄的獨立運動發生，這運動的指導者爲高加索山民中的回教徒，他們和俄羅斯人拚命作戰，凡四十年之久，結果因爲組織散漫，後爲俄羅斯人所征服。這是敘述當時戰爭中的一個插曲。

——譯者識。

嘉倫比壯鹿跑得更快，
比蒼鷹逐野兔還快；
他從切爾契斯人的鮮血滴流的戰場上，
慌張地跑了出來；
他的父親和兩位哥哥
爲光榮與自由在那裏倒下，
在敵人的鐵蹄之下，
他們的頭顱橫臥在塵埃中。
他們的鮮血在流淌着並等待着復仇，
嘉倫忘却了自己的職責和恥辱，
他在激烈的戰鬥中
擲下了刀槍——便逃亡！

日落西山了；濃霧朦朧地
給昏暗的大地
披上了一件寬潤的白帷幔，
由東方吹來了一陣寒氣，

在預言者的荒野之上
靜靜地升起了金黃色的月亮！
疲憊的，口渴得要命的嘉倫
擦了臉！的血和汗。
他在懸崖之間借月光
來辨別自己的家園；

他偷偷摸摸地走着，誰都沒有發現他，
周圍沒有一點聲響，靜悄悄的；
從血的戰場上，只有他一人，
平安無事的回到家鄉；
他匆忙地走向一所熟識的土屋，
主人在家，那裏閃着光亮；
嘉倫鼓起了最大的勇氣，
舉步跨過了門檻，
謝黎穆是他的舊友，
但，謝黎穆已經不認識這位來客：
他在戰場上受了不淺之傷，躺在床上，
一個人，——他一聲不響，——就快要去世了
……

「上帝是偉大的！
他打發下自己的光明天神
爲了光榮，保護你受不到災難！」
「有什麼新聞？」謝黎穆問道，
他抬起蒼白無精神的臉孔，
而眼裏閃着希望的火光……
他撈起腰幹，而這位戰士的血
在最終的時刻又突然向外淌流，

「我們在一條小路上打了兩天仗，
我的父親戰死了，哥哥也跟他死在一道；
我一個人躲藏在荒野裏，
像一條野獸，有人在背後追趕，
尖利的石子和樹叢
刺得我兩腿鮮血淋漓，
我沿着野豬和豺狼的踪跡，
切爾契斯人戰死光了——到處都是敵人……
預言者就在這裏啦！對你的恩德
我到死也不會忘掉……」
而快要歸世的人答道；
「你給我滾開——你這卑賤的東西。
我這裏對於法儒的人
沒有祝福，也沒有庇護——……」
嘉倫滿面含羞，懷着痛楚，
不敢發怒，忍受了責難，
沒有話說，只得又跨出
這不受歡迎的門檻，
又走過一所土屋，
瞬息間他停下來，
而往日消逝的夢
突然火熱地親吻他的臉頰。
他的心又開始甜蜜而舒暢；
在暗夜裏，
好像一双燃燒着的眼睛
對他親切地發亮。
他想：「有人愛着我，
她只是爲我而活着，呼吸着……」

而他想進去——但是他聽着一首古歌……

嘉倫的臉突變得比那暗淡的月色還更蒼白，

月兒高懸天上

又凝靜又光亮，

青年戰士

走上戰場。

騎上裝上槍彈，

年青的姑娘對他講：

我的情郎，你要更勇敢地信賴天命，

你要相信預言家，向着東方祈禱，

才更無愧於自己光榮的事業。

誰要是對敵人不動刀槍，

用流血叛變自己的伙伴，

那他就要不名譽的死亡。

野獸不嚼他的骨頭，

雨水也不洗他的創傷。

月兒高懸天上，

又凝靜又光亮，

青年戰士

走上戰場，

嘉倫垂下頭，急速地

又繼續着自己的行程，

像豆般大的淚水不斷地
從眼裏湧出滴到胸前……

風暴吹歪了自己的家屋

在他面前發白；

嘉倫又懷着一股的希望

敲着窗戶。

對的，爲了他

而向天空舉行了莊嚴的祈禱，

老母期望兒子從戰場上歸來，

但並不只期望他一人！……

「母親……門吧！我是一個不幸的流浪兒，我是你最小的兒子，肯請嘉許。」

「冒名頂替！危險之極！」

「這兒，這兒，這兒！這兒，這兒，這兒！」

「你的父親……這兒，這兒，這兒，這兒！」

而天賦的命運，靈魂帶走了，

預言者對他的死給予祝福。」

——「你替他報了仇嗎？——」「沒有報……」

我揮刀槍擲往外鄉，

像箭一般地飛入山中，

爲了回來替你擦擦眼淚，

安慰你昏花的老眼……」

「閉住嘴，閉住嘴，狡猾的畜生，

你貪生怕死，不能得到光榮，

你滾開去，你獨自活着。

你這自由的逃亡者，

我不能拿你的恥辱，

來沾污我的殘年，

你這奴才，怕死鬼……」

我沒有你這種兒子……」

母親拒絕的話停止了。

周圍的一切好像被夢所籠罩着。

咒罵，呻吟和祈禱

在窗外喧囂了一陣，
而刀聲一響，
就斷了這不幸的恥辱……
母親早上看見了
而冷冰冰地背過眼。
這爲人所下齒的屍具，
沒有人把他抬到墓地，
他那深深傷口的血跡，
家犬在舐着，哼着，
小孩子指着死者冷却的身軀惡罵，
逃亡者的恥辱與死亡
就是出賣了自己的代價——
他的靈魂，避開了預言者的眼睛
顫慄地跑開了；
他的亡魂直到如今還在東山
深夜到處徘徊，
每天黎明前來到窗下敲窗戶，
請求開門，
但是一聽到可蘭經的嘹亮的詩聲，
他又像從前一樣擲下刀槍
跑到朝騫的陰影下。

(一八三九年)

波羅金諾

「波羅金諾」——這是離莫斯科九十餘公里的一個村莊。一八一二年九月七日俄軍與法軍大戰在這附近，是役爲俄國戰史上死傷最大的戰爭，計俄軍死亡四萬餘人，法軍死亡三萬餘人，雙方死傷計達七萬餘人。俄軍爲要使法軍陷入絕境，就實行堅壁清野，放棄莫斯科，結果稱雄一世的拿破崙將軍，終於一敗塗地。這首詩是描寫當時的一幕情景。

——譯者附記——

「請靜吧，叔叔，既然不是白費，
被燒了的莫斯科，
怎會讓給法國人？
原來不是有過戰鬥？
是的，他們又說是怎樣呀！
不是白費，全俄羅斯都記得
這波羅金諾的日子！」

——是呀，這是我們的同一代人，
不是當今的後裔：
不是你們呀！——騎士——
他們所得的是悲慘的命運：
有幾個從曠野歸來了……
你別說這是上帝的命令，
如果莫斯科沒有放棄。
我們久久地沉默着，退却了。
很不耐煩，等待了戰爭，

老頭們嘟囔着：

「我們又怎樣呢？在冬天的屋裏嗎？
指揮官們不敢
拿俄國的刺刀去
撕爛外國人的軍服嗎？」

在那裏，我們找到了廣闊的田野；
那裏是自由散步的廣場，
我們又修築了多面堡壘。
我們一心地聽着！
大炮幾乎叫醒了黎明
和藍色的林梢——
正好，法國人就在那裏

我把彈藥裝進緊密的大砲，打出去
就想起：是款待朋友！

站住，姆斯（註一）弟兄！
別用奸詐，請到戰爭裏來；
我們已經走了，牆壁都破壞，
我們已經站起來了，用頭顱
獻給自己的祖國！

我們射擊了兩天。
這小事有啥意味？
我們又等到第三天，
到處都聽着說：
「是拿開花砲的時候了！」
那曠野上森嚴的發聲

落下了夜的黑影。

我拿着砲架打盹，
黎明前聽到
法國人在狂呼。
但我們露天的營地却很寂靜：
有人在擦洗打破了的軍帽，
有人在磨刺刀，怒罵，
吃掉那些長鬍子。

天剛亮——
突然騷動了起來，
從行列裏閃出來。
我們爲戰爭而生的隊長：
皇帝的僕人，士兵的父親……
但他多麼可憐呀：被劍刺倒，
躺在濕潤的土地上。

他說着，眼睛在閃亮，
「弟兄們！我們後面不就是莫斯科？
你們要在莫斯科城下拚命，
我們的弟兄們是怎樣死的呀？」
——我們發誓：
遵守這真誠的誓詞
我們要死在波羅金諾的戰鬥裏。

呵，就在那天——通過飄浮的煙霧
法國人，像一朵密集的雲衝來了！

都來到我們多面堡壘前面。
騎兵拿着雜色的小旗。
龍騎兵跟着馬尾巴
都在我們前面閃過
停在那裏。

你們沒有見過這樣砲火
旗子像一條影子，

在烟霧火光裏閃爍，
劍在發響，開花砲在呼號，
戰士們殺累了手
砲彈在亂飛
血屍堆成了山。

在那天，敵人才嘗到
俄國人勇敢的滋味，
——我們的白刃的戰爭！……
大地震撼了——像我們的心胸：
人馬混在一堆；
成千尊的大砲，
對着一大串敵軍齊放……

到黃昏時分，一切都已準備好
應付明晨新的戰鬥
到末日，也得站起……
那是軍鼓在敲。

可是叛徒們（註二）退却了
那時候我們歡着帶傷的，
歡着戰友們。

是呀，這是我們的同一代人，
勇敢，慍悍的後裔，
不是你們呀！騎士——
我們所得的是悲悽的命運：
有幾個從曠野歸來了……
當時如果不是上帝的命令，
莫斯科是不會放棄的！

（一八三七年）

附註（一）姆斯——這是輕蔑法軍的用語。

（二）這是指回教徒而言。

童僧

我只嘗到一點蜜，而我總得死了。

——俄國歷代通誌第一冊。

「童僧」是萊蒙托夫在一八三九年至四〇年間所完成的詩篇，共二十六節，譯音即為「姆采里」，這是個喬治亞字。

這首詩，是敘述一個還在童年，就偶然進了山地做沙彌，而且準備升為上僧的身分。可是家鄉的回憶在這少年沙彌的意識裏是活生生的，於是他爭取自由。是在一個雷雨的黑夜裏，童僧從修道院逃跑了出去，找不到家鄉的道路，經歷了和猛豹作不相等的鬥爭的艱苦，經過三天的流浪後，童僧又出現在自己的監獄——修道院的牆下。臨死以前他給老僧敘述他自己那三天的「幸福的日子」。

——譯者附誌。

在歲月不很久遠以前，
那融匯着，喧囂地奔流着
像兩姊妹似的擁抱着的
亞拉革瓦河和古拉河的地方，
有一座古舊的修道院。
行人還能見到那剝落的牆壁
寶塔，和寺院的拱門。
香爐裏的馨煙不再

繚繞於拱形的天花板，
而衆僧也不在夜深唱讚歌
和爲我們的罪惡而祈禱了。
僅剩下一個半身不遂的這廢墟的看守者，
一個白髮老翁
久已被世人所遺忘，
拂拭着墓碑的塵芥，
那些古老的刻文上面記寫着
往昔絢爛的光榮——
和自己帝國衰弱的故事：
在某一個年代，
有過一個皇帝，
厭倦於他所戴的王冕……
把自己的人民讓給俄羅斯，
而上帝的寵澤降臨
到喬治亞了！現在是一處世外桃園。
在一堵友好的干戈的邊境之外，
她不再畏懼敵人了。

二

有一次從山上來到提佛黎斯城
一位俄羅斯將軍乘騎而下，
他帶着一個被俘的孩子，
受不住長途的艱辛
而病倒了，他幾乎死去。
這個瘦弱的六歲孩童像一根蘆笛
又像一匹小羚羊般野性地奔跳，

他勇敢有如他的血親，
當時咬緊牙關忍受了自己的苦痛。
堅持着一種頑固的心情
他驕傲地拒絕一切飲食；
連最微弱的呻吟也不從
他口唇裏邊透出一——他情願驕傲而寧靜地死去。
如是出於憐憫，一個老僧
照管着他，一直到
使他恢復了健康。
從此這小孩就留在他身旁。
但遠離了孩童的歡樂，
這孩子起初都避開一切人，
獨自默然地徘徊。
他慣常凝望東方而嘆息，
懷念那兒居住着他的親屬。
然而一年年過去，他習慣於
這樣的生活，
他開始學會了異鄉的語言，
而且不久就受了上僧的洗禮。
他將要舉行宣誓，
雖然他還很年青也要披上袈裟，
而這時他突然失蹤，
是在一個秋夜裏。僧侶們，
怕他迷失在稠密的樹林裏。
他們到鄰近四處尋覓，
而找着時他在曠野已奄奄一息，
昏厥過去。他們把他抬回來。
死的慘白浮在他臉上，

敗壞了，帶着迷惘的凝視，
他躺在那兒，難於蠕動。
當問他遭遇了什麼時
他一字沒有回答，
他是那麼萎靡無神。
他幾瀕於死亡；而怕他
會不懺悔便絕了氣，
一個僧侶走過來舉行儀式，
要聽取他的遺言和最後的請求，
爲他的靈魂跪下來祈禱。
這少年，於是以他僅剩下的精力，
詳盡地講道：

三

『你來聽我的懺悔吧。
謝謝你，好心腸的老人，
我真應該在你面前舒鬆我的心，
用說話來和緩我這劇痛的心。
我從不曾傷害過任何人，
但我做過的事對你們實在也無益，
我可敘述我心底語嗎？
我的生命短暫而且全部在牢獄裏。——
充滿了恐懼的生活。
如果可能啊，我早就要把這種生活，
換取了另一種。
在整個生命裏我只有一種想望，
它在我內心裏像燒燃着熱情的火把，

像一條蛀蟲咬嚼着我的心胸，
它叫我從空闊的禪房裏，
從禱禱中衝出去，
走到新奇的地方，那兒
充滿了搏鬥的氣氛；
那兒岩石錯落的山巒躍向蒼穹；
那兒勇敢的人們像鷹一般自由——
而我呀，這種激動的熱情被窒息在黑夜裏。
我飲盡了眼淚和痛苦，
現在我都坦白承認了
我不想任何的寬恕。

四

「我以前聽說過許多次，
老人啊，你救了我的生命。爲什麼呢？……
我是那麼孤寂，那麼陰鬱，
被風暴捲起的一片破葉，
心靈上是一個孩童，而命運上却是一個僧侶，
我成長在陰沉沉的寺院後面。
沒有誰我叫他「爹爹，媽媽」。
老人啊，你當然願望我習慣於這種生活，
而要我忘却這些甜蜜的名字。
沒有用：它們的聲響在我是生來具有的。
我看別人，不像我這樣可憐。
有家，有朋友和親戚，
但我不認得一個親人
連一個親愛的誰的墳地，也找不着呀！

於是不必白費一滴眼淚，
我在自己心裏發誓
要走進世界去探尋
我能够吻愛，能够緊抱
在我燒灼的胸脯的誰——
那也許我不認識的，
但能够親熱得像自己的親屬。
唉！這些美夢已永遠消失了！
我像我生時是一個孤兒和奴隸，
我快要死在異鄉的墓地了。

五

「死我並不害怕，我聽說過，
在那永恒的恬靜的陰冷裏
一切苦痛都平息了。
但我惋惜這麼快就和生活告辭！
我還年青啊！你可知道
放蕩的青年的幻想麼？
也許你不知道，也許是忘却了，
怎樣懂得愛和憎；
難道不會在你心裏急速地打過撲通，
當你看見陽光照耀的田野和那鮮明的晴空，
高高的塔角上
一個異地的孩童緊抱着
一隻被暴風驚嚇了的——
曾躲在一個洞裏的小鴿
在坐落。

現在讓這美麗的世界對你冷淡了；
你是那麼蒼老而灰暗。
你再也沒有希望留在你的胸膛。
有什麼需要呢？你活到老年——
世上你有什麼可以忘懷的——
你活了這麼久！我可還沒有啦！

六

『你想知道我看見了什麼？
——繁茂的田野和那些周圍蓋滿了
青蔥的樹林的高山；
那樹林像在周圍跳舞的快活的人群。
我還看見一堆堆大塊的岩石
從那上面有好些條山泉急湍地流過。
我猜想了它們隱秘的思想：
它們的岩石臂腿伸向天空，
熱望着互相擁抱。
但日子一天天過去，光陰似流水，
它們將永遠，永遠不相會。
我看見梯比的山峰，
像處在離奇的夢境裏。
當在朝霞的時分
像祭壇的馨煙升向天空，
它那岩石的峰頂聳入煙霧。
團團的層雲從它們的歸宿的處所浮現出來，
在這些山峰上面飛馳地飄過，
朝向東方——像來自遠方的白翼鳥呀——

而透過遠方的煙霧我看見
高加索頂上的積雪像閃着金剛鑽一般，
是亘古不變而白皚皚的。
於是我感到多麼愉快，舒暢——
我不知道爲什麼。
我聽見一種內在的神秘的聲音——
它說我也曾住在這兒。
於是乎往事在我的腦海裏——
它漸漸地顯得更加清楚，瞭然。

七

「我回想起父親的茅屋是在山峽裏，
好些茅屋都零星散佈在它的四周。
我又聽見遠處傳來的
馬群在日落西山時
從牧場歸來的馬蹄聲。
我聽見狗狂吠。
我記起了那帶着嚴肅的臉孔的
長老們肅穆地歌吟，
他們長長的七首在發亮……
這一切都像是一場夢——
都浮現在我的眼簾面前。
我父親像生時一樣，披上了鎧甲。
我的父親啊！我又聽到了鎧甲的瑣瑣，
我看見他的步槍在發光，
他那嚴肅的兩眼充滿了驕傲。
我的姊妹們也顯現了——

我重新看見了她們滿臉微笑。
而且聽見了她們的歌唱，
當她們環展在我的搖床的時候。
我看見我自己每天
走到那山峽裏那不深的，潺潺的小河，
在金黃的沙土上遊玩。
我還記起了白天在追逐麻雀的事情，
在暴風雨來臨之前，成群的麻雀
像掀起一陣波浪似的
飛到安逸的鳥巢裏，
我還記得起那兒是全家的棲所，
在爐灶旁邊靠攏來
講着舊時人們怎樣生活，
當時還是處在美麗的和乎的日子裏，

八

「你想知道我做些什麼
當我是自由的時候？我簡單地生活，
要是沒有這幸福的三天，
我的生活於我將會更悲慘
會比你的晚年還更暗淡，
很久很久我就渴慕着
漫步過田野來眺望那廣闊的世界，
看它是否如我聽說的那麼美麗，
我來察看我們生來是否是
主人的自由，或是奴隸的囚犯，
當在一個漆黑的暴風雨的夜裏

你們都害怕得瑟縮着
而跪在教堂裏祈禱的時候了，
我乘機逃跑了，像是跟兄弟們
我欣喜得跟電光握手
我在擁抱着雷雨啊！
我在和烏雲競走
你能拿什麼給我調換——
那短暫，陌生，然而却是真摯的友誼，
存在於一顆暴風雨的心和雷雨之間呢！

九

「我跑了很久，往那兒去呢？——
我並不知道。天上沒有一顆星星
照亮我那困難的道路。
叫我高興的是我心胸裏注滿了
清新而濃香的林木的芳氛。
就是這樣的呀！我跑了幾個鐘頭。
後來我仔細聽——沒有人在追我呀！
於是我就在那蓬鬆的長草上躺下。
雷雨停止了。夜已經過去。
一線慘白的晨曦
把地球和天邊連結在一起。
我看見遠方一列尖齒狀的山巒，
我默然地躺在那兒細聽
一匹在山谷裏的胡狼的嗥鳴，
像小孩的叫聲和哭聲一樣；
一條鱗甲閃耀的蛇

蜿蜒地爬進一個洞裏。
我一點也不害怕牠們呀！
因為我自己就像是一匹野獸，
避免着人我在黑夜裏摸索
而像一條蛇一般地爬行。

十

「在我下面的深處，一條被山洪漲滿了的，
湍急的山溪像大雷雨般的聲響在奔流。
牠的咆哮像成百成千匹野獸的嘶叫。……
雖然牠不能說話，但我明白牠那種意思呀——
牠用猛怒的咒詛，用永恆的爭辯，
在對牠那些推不動的石塊，
以後我聽見鳥兒們在樹梢上歌唱。
紅陽東昇了，
那濕潤的葉子在沙沙作響，
在晨風中嬌柔無力地盪漾，
沉睡的花兒在播散牠們的芬芳，
好像牠們一樣，我昂起了頭，
向四邊張望，
我被恐懼所嚇倒了，
因為恰好在無底深潭的邊上
我躺在一堵峻峭懸崖上，
是一座怪龐大的岩石扶梯，
從懸崖一直引向看不見的深底，
只有惡魔能踏着牠下去，
當他爬向地獄中消失的時候。

十一

「在我周圍上帝的花園百花盛開。
那虹彩般的大地的裝飾
在雨後依然保留殘跡。
樹木上但攀纏有晶瑩而碧綠的
葡萄藤。那上面像耳環般排着
一串串的葡萄。
我迷醉這境地，有飛來叫囂的鳥群。
我傾聽着那醉心嚮往的自然的韻語。
我聽着密林在談論宇宙的神秘。
所有大自然的聲音都溶合在一起……
和諧地唱出了一首壯嚴的讚美詩。
所缺少的只是人的聲音。
於是我所感覺的一切，
我所懷抱的思想，
一點痕跡都不剩下了啊。
我還願把它們重講一遍給你聽，
這樣我可以又活在它們裏面。
蒼穹上面是那麼明淨，
甚至天使們飛翔也望得見，
而且是那麼晶瑩幽藍的啊！
因此我只想把我的眼睛
和心靈一起沉沒在它們裏面。
但日中的時候我的夢被粉碎了！
很快我感到口渴的苦痛。

十二

「於是我朝着那溪流
開始從高處由石級到石級躍下
緊攀住一些矮叢林。
有時在我腳下一塊石頭會滾下來
帶着轟然的聲響
爲那浪花所吞嚥。
年青而勇敢的自由的我——
面臨深淵，毫不畏懼於生命的危險呀！
我急奔下斷崖的峭壁了
來到溪邊
開始貪婪地狂飲。
於是突然地——腳步的輕輕的聲響，
我跳進矮林中隱蔽着。
當時充滿了莫名的恐懼，
我恐懼地開始探望
和親熱地傾聽着。我聽見
一個喬治亞少女的聲音
欣歡地，快樂的歌唱，
好像她沒有半點兒掛慮一樣。
從我的獸穴裏我醉心守望着。
她的歌是那麼單純，她印入我的腦海裏，
而一到黃昏後
有個精靈在我耳邊歡唱。

十三

「當高舉起她的水壺，
這位亂浩亞的少女從羊腸小道走到溪濱，
她翹捷地從叢中石塊走過，
每一次在石頭上稍有顛跛
她總要笑自己的笨拙。
她穿一身粗筒的衣服，
走起路來颯颯然拂轉她的面紗
我看見她那被陽光燒焦的頸骨
那茶褐色的面龐和晒得黧黑的胸脯：
我看見她的口唇，那麼鮮紅，燃着
像夏天的太陽，她那深不可測的
黑眼球充滿着這樣的撫愛
和熱情，因此她激動我的血液的奔騰。
我失去了知覺，再沒有什麼東西，
我所記得的了，只有她那壺裏的水聲在響
當我醒過來
我看見那少女已去遠了。
她仍然高舉起她的水壺在頭上，
毫不在乎它那重量，
她走着恰像一株聳立的白楊
——位曠野中的皇后，
現在更慢了，但仍然那麼輕快，
走向那緊靠着山坡的兩間茅屋——
兩間同蓋着一個屋頂。
一股股藍煙繚繞在它們之上——

我看見門輕緩地打開了，
又看看它關上——就什麼也看不見了。
老人呀，我的苦痛你永遠
不會懂得的，而要是你懂得啊，
那我就非常的悔恨，因為那些回憶
只永遠留着和我在一起
直到我死那天爲止。

十四

「困憊於當天的辛苦
我躺在樹蔭下。
睡神不久便使我閉上眼睛，
而在夢鄉裏
我又看見了那迷人的喬治亞的年青少女
令人可愛的形貌。
一種異常甜蜜的悲愁
又緊壓着我的心頭，呼吸的促迫的困難，
於是我醒了過來，高高掛在我的頭上的，
月亮閃着銀光——
一朵烏雲緊追在宅後面
像爭奪勝利品一樣
準備猛撲過去
要把宅一口吞掉似的。
整個的宇宙是那麽漆黑，寂靜，
積雪的山頂只有一條銀線——
獨自在遠方閃爍。
而溪傍兩邊濺潑迸出水卷。

在那熱識的茅屋裏
一支燈火忽明忽暗……
而在上面，午夜的天空
也正像這般忽明忽滅地閃爍着星星。
我願望……但我不敢
走進那兒。
而且我早就打定了主意
是要回到我的故鄉。
於是在我心裏壓抑住了飢餓的痛苦，
爲我追求一種慾望。
寂然地，充滿了恐懼地、
我穿過深邃的森林直向前奔。
而我很快便望不見山尖了，
我開始迷失中途。

十五

「我用陷於絕望的手
扯拔那纏結的荆棘而終歸徒然。
周圍全是矮樹森林；
愈往前走那古老的森林
就愈更稠密，愈更恐怖。
穿過林叢，黑夜用千萬隻眼睛來凝望着我。
我的頭暈了；
我終於不能不攀上一棵樹上，
甚至爬到巔頂，
那都是犬牙交錯的林木。
當時我猛跌到地面上，

緊抓着泥巴而在打滾，
瘋狂地放聲大哭。
眼淚像露水往下流。
但相信我吧，
我不希望別人救助……
我像是一匹曠野的猛獸
而要是我在那片刻間
發出一聲呼號，
老人呀，我發誓，你違背了我的意志，
我必然要撕裂我的脆弱的舌頭。

十六

「你記得吧，童年裏
我從來沒有流過一滴眼淚，
但在這兒我却一點也不怕羞地哭起來了……
因為除掉那漆黑而森林
和高空的月亮還有誰看見呢？
月光傾瀉在近旁的空地上，
蘚苔和叢林的
黑色的，稠密的牆包圍住。
沿着這塊空地
突然投過來一個陰影；
兩隻眼睛，像兩支火炬在發亮，
而從什麼地方
一隻野獸跳進了空地。
牠在蘚苔和沙上嬉戲地打滾。
那是一個豹子呀——

是曠野中固定的賓客，
是野獸中強梁的霸主。
牠嚼着一根骨頭得意洋洋地嗚叫，
一會兒親切地搖擺着牠的尾巴，
一會兒向着月亮呼號。
牠的毛是一種銀白色。
當時我已經來不及躲避了。
我在附近拾起一根
開叉的粗樹枝，準備一場鬪鬥，
我的心渴望着鬥爭和流血。
命運的手已把我引到別的路徑。
那相信：在我們青年的一代
我可配稱為最優秀的一員戰士呀！

十七

『我等待了。在黑夜裏他終於
嗅出了一個仇敵。突然
他發出一聲較長的咆哮，
像一聲悲哀的呻吟。跟着
他開始用腳爪狂怒地挖着沙土。
他直起了後腿，彈拱着身子
跳過來，這對我是一種恐怖的死亡，
而我先下手了，對準他的前額
我給他致命的一棒，
牠像人一般呻吟而翻倒了。
血從他那潤大的額角的傷口
像一條黑的波浪般湧流，

牠還暴怒地再向我猛撲過來，
於是一場惡鬥就開始了！

十八

牠向我的胸脯撲過來，
而我的武器照準牠的喉嚨刺過去，
還轉動了幾下，他負痛嚎叫
而拚出最後的力量來擒住了我，
片刻間我們都倒在地上，像兩條緊纏着的蛇
比兩朋友擁抱得更緊，
我們打滾在進行着兇惡的搏鬥
在那場搏鬥裏我是多麼的殘酷呀，
就像野獸一般我想咬噬，
就像牠似的，我咆哮，發狂，
我自己好像是在家裏從獵犬
或豺狼群裏長大
好像我從來沒有聽見過懂得過，
人類的聲音和人類的語言似的——
好像生來就只學會了叫嘯……
那花豹開始疲憊無力了——
我感到牠最後一次壓倒我，
變得那麼柔和輕鬆。
他朝着勝利的敵人抬起
他那完全呆鈍了忿怒地發光的兩眼——
這樣牠沉入了永久的夢鄉。
但在牠和勝利的敵人對面的戰鬥裏，
像戰場上的勇士一樣死去。

十九

「你還可以看出我胸前深深的爪痕——
它們沒有結疤，也還不會閉攏！
但不久就要像塗上止痛膏一般，
在濕土裏凝凍，
死亡將永遠除去它的疼痛。
在當時我不去想到那些創傷，
我匯集了所有的殘餘的力量，
我毫不畏懼在深林裏漫步前行，
但我對命運挑戰是枉廢心機，
它對我却開了一次大玩笑！」

二十

「我走出森林。白晝初醒了；
天上的繁星
在晨曦之中漸次消跡。
漆黑的森林又嘩啦起來，
遠處的村莊開始煙霧繚繞。
我四面望了一望——多吃驚啊，
那邊是我熟悉的地方。
山谷裏掠過一陣寒風……
我知道得清楚：
說我又回到了我那舊時的牢籠裏，
說我所有的幻夢都已破滅，
一切忍受，磨折和痛苦都終歸無用。」

爲什麼這樣呢？……
我祇能向上帝的大地張望，
我尋出幸福自由的宇宙，
——而我就必須
把我對故鄉的依戀
完全拋落塵土，
面對着被騙了的嘲笑的叱責的希望
和你的憐憫的恥辱。
我仍然充滿着懷疑，以爲
它只是一場惡夢，不久
就要過去，我會醒過來一切都很好。
但當我聽見遠處一陣震鳴的鐘聲，
我一切都明白了。
啊！我記得起它這鐘聲，
這聲音不止一次從那双
仍然睡合着的童稚的眼睛
驅逐了許多想像：
那些我稱爲親族的人群，
那些平原和粗獷的自由，
那些飛快而兇猛的駿馬，
那些戰鬥和那些我們以一當十地
擊敗了他們，殺得落花流水的英雄行爲！……
我沒有流淚，我沒有嘆息，我傾聽着，
那鐘聲的鐘鳴好像是
誰用鐵椎撞擊我的心，
因此從心底迫發出來的
一陣喊聲。我明白
什麼希望都沒有了，我永遠

不能踏進我的鄉土啊！

二十一

「我該嘗受了自己的命運。
一匹在曠野上的強壯的馬離家鄉不遠
而找不到最直最短的路程呀！……
但拋下了那笨拙的騎者！
在那匹馬面前我是什麼呢？
我的胸膛充滿了
希望和悲傷：
那是一把微弱而空虛的火呀——
是夢想的惡作劇，是心底裏的病徵：
我的牢獄在我身上留下烙印！
我像一朵慘白的花：
生長在潤濕的石叢之中——
它長久地不開出自己的蓓蕾，
期待着獲得生命的陽光。
在這期待中度過不少的歲月，
直到一隻仁慈的手把這株花
移植在隔壁一座薔薇的花園。
四邊的花朶
發放著芬香。
但是怎樣呢？——晨曦似乎現出了，
牢獄裏一株被栽培的花朶
被陽光烤灼了？……

二十二

「就像那株花一般
在無情的陽光下我被燒痛了。
我把疲憊的頭躲藏在草叢裏而不可能；
因為每一片草葉對於我的前額
都是一根芒刺。
大地自己也在呼吸着火。
火星在我頭頂閃爍，飛旋。
從白熱的岩石上吐出一股氣流。
而整個上帝的宇宙似乎是
進入了絕望的惡夢裏。
沒有一絲聲響——
甚至沒有一聲鷄的啼叫，
也沒有一隻青蟬吱啣。
只有一條蛇在乾草叢中窸窣率率，
或者是小溪的濺水聲。
牠的背脊像一柄雕刻過的
由黃金鑄成的寶劍在那兒閃爍。
隨則牠懶洋洋地溜走了，
搖着身子打鬆沙土耕耘似的過去了，
於是他突然迅速地蜷曲起來，
像一條彈簧一樣
把自身跳進那稍遠的樹叢裏。

二十三

「空氣是分外透明而寧靜——
往遠方看可以見到兩座高山的黑影。
一座上面現出了

我們寺院的圍牆和塔頂。
下面是亞拉革瓦河和古拉河
給綯在它們之間的小洲
戴上一頂泡沫的花冠，
它們和諧而輕緩地流過
我離它們那裡太遠啦！
我想立起身來：
但一切東西都在我跟前迴旋。
我盡力提高嗓子叫喊：
我的舌頭麻木了，喉嚨發乾而不能轉動，
於是我快要死了。
迷糊起來，奇怪的幻象浮現在我眼前——
我自己好像沉入在一條深河裏。
四周是冷森森的令人恐怖
而一股冰涼的泉水
解救了我的口渴，
湧進了我的嘴裏。
我害怕睡着啦——
在深水裏是多麼快活。
波濤任性地彼此排擠，
陽光透過晶瑩的水
好像月光般嬌嫩而甜蜜，
我看見一群快活的魚
在陽光下不時地游來游去。
它們之中有一條我記得很清楚：
頑皮而和藹，
她用她的金鱗來歡迎我。
她在我的頭周圍打圈子。

她那碧綠的剛眼是潤存而抑鬱……
她的聲音像一架鋼琴的彈聲，
她吟誦着驚奇的字句——時而歡唱，時而平息。
我聽見她對我唱：「我的孩子呀，
留下來同我在一道吧：
在水裏有的是安閒的生活，
又涼爽又寧靜。
我會把我那些快活的姊妹們叫出來——
我們跳一個迴旋舞，
叫你快樂，開心，
還要照亮你那朦朧的眼瞳。
你那水草的床是柔和的，
你的被蓋在燦爛而晶瑩。
在愉快的夢裏，你的日子
將消逝於它們那悠長無止境的年月。
我的親愛的呀，我不願遮蔽，
我是戀愛着你呀！
我愛你像一般冰涼的溪水，
我愛你如同愛我自己的生命……」
我細心傾聽着她很久，
而我想那呢喃的波濤的震盪，
正是這歌裏的節奏。
熱病早已離開我了，
我被忘却，
上帝的宇宙在我眼前消失。
我深沉地陷入昏騰的夢境裏。

二十四

「我就在那被尋着了。終於把我拾回來。
以後的你已經知道，報告就此結束。
你相信或許不相信——
我反正都是一個樣。
祇有一件事使我悲哀：
我的僵冷的麻木的屍具
不能在我家鄉的土地上燻灼，
而且故鄉將沒有一個人
知道我心頭的萬端苦痛。」

二十五

「永別了，老人呀……讓我緊握你的手吧！
你覺得我在發燒麼？這是火啦，
燃燒在我心裏已經是悠長的歲月，
現在被熄滅了，沒有得到過什麼餵養，
他終於衝出他的牢獄的圍牆而燃燒了！
而他預備歸還給一人，
他贈賜予了苦痛和安息。
但得到這個於我有什麼好處呢？
即使我的靈魂真正地
在極遙遠的聖地
找到天堂而安息，那又算得什麼啊？
唉！只要得在那遙遠的彼方
峻峭的岩石叢裏我度過我那愉快的童年

的土地上停留幾分鐘，
什麼天堂我都不放在眼裏啊！

二十六

「我快要死了，請你不必久等，
就把我抬出門外，
移到那青蔥的草間
百花盛開的花園裏；
那兒在陽光中閃爍着
每一片晶瑩的葉子。
在那兒我將和最後呼吸一道
嚥下一陣芬芳的氣息。
就從那兒我可望見高加索呀！
也許風會從我自己的故鄉
把慰問吹送到我這兒來……
在臨死之前我將聽到
一個親愛的聲音，想是一個朋友
或者兄弟低彎着腰
用手抹拭去我潮死的額上
那冰冷的汗滴，而他低聲對我唱着
親愛的故鄉的催眠曲……
我就和這些思想一道熟睡，
而我也不再咒詛隨便那一個了？——」

附：萊蒙托夫年表

一八一四年——十月二日夜間生於莫斯科。

一八二八年——進莫斯科大學附設貴族子弟寄宿學校。

一八二九年——開始寫『惡魔』。並完成了一本小詩集。

一八三〇年——秋間進莫斯科大學。

一八三一年——十月一日他的父親病故，這是他的家庭悲劇結束的一年。

一八三二年——他因家境的關係而離開莫斯科大學，入彼得格勒近衛軍校。

一八三三年——改寫『惡魔』第四次稿。

一八三四年——充當驃騎兵團近衛旗手

一八三五年——發表『貴族奧爾沙』

一八三六年——發表『公爵小姐李果夫斯迦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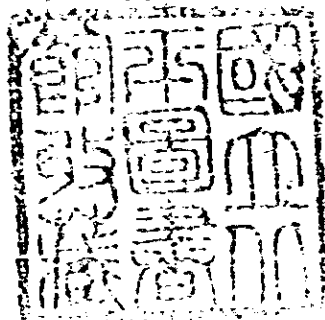
一八三七年——因發表『詩人之死』（即普式庚之死），被流放到高加索。

一八三八年——着手選寫名著『當代英雄』。重寫『惡魔』。

一八三九年——着手選寫『童僧』。並於是年成立一個青年團體十六人團。

一八四〇年——他被囚禁，與大文藝批評家伯林斯基作具有歷史性的會晤。

一八四一年——與法公使兒子戴巴蘭特決鬥，結果第二次被流放高加索；於七月十五日晚七時與瑪爾泰諾夫決鬥致死。



中華民國廿五年五月廿六日

贈

逃 亡 者

1949.1.初版

著 者 萊 蒙 托 夫
譯 者 梁 啓 迪
出 版 者 東 北 書 店
發 行 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刷 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刷 廠

總 店 瀋 陽 馬 路 灣

分 店 瀋 陽 哈 爾 濱 長 春 齊 齊 哈 爾 吉 林 牡 丹 江
佳 木 斯 安 東 四 平 錦 州 承 德 北 安 瓦 房 店

哈 1-5000



逃 亡 者

1949.4.初版 哈.5200

基本定價 2.50 元

